



翻刻

左繡

十三十四

□ 12
3186
8



口 12
號 3186
卷 8

左繡

錢塘馮李驊天閑
評輯
定海陸浩大瀛

錢塘范九斌右文
同學
仁和沈乃文襄武發評
同懷杭州陸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濱
翼孫念詒
校輯
允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成公下第十三

經^{辛巳}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晉侯使卻犖來聘己丑及卻犖盟
卻犖。卻克從父兄弟。○夏季

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僖如如齊○冬十月

昭和九年
十月二日
購求

前傳未甚分曉須得此互相發明

● 妣音似長婦謂稚婦為婦婦稚婦謂長婦為如婦爾雅

是一首合傳文字合傳有相似者有相反者有相因者此則兼而有之一生二子而寡一生二子而一歸聲伯一歸施氏此相似者也一為不以為如而出一為不能死而行一則婚宦其弟妹一則逆沈其二子此相反者也始也嫁施氏繼也奪施氏終也誓施氏其事皆起于聲伯此相因者也以相因而相似以相似而相反左氏見有比事之事遂構為屬辭之辭蓋以閒心運此妙麗也亦太自喜矣
看來只是因卻嬖來聘求婦一節因要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

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至是乃得歸

○ 卻嬖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聲伯之母不聘

聲伯之母叔肝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如

穆姜宜公夫人宜公叔肝同母昆弟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

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于奚之子為魯

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公五世孫卻嬖來聘

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

其始終而言之上半是追原前事下半是倒摯後事亦以中間作兩頭貫繫也處處不離此法

● 婦人之言雖正然大節已虧矣烈女不更二夫胡不聞焉列國侯

始不宜奪既不宜歸管兩失之會其備

● 字即移切養也句會

● 已又相忘音以為焉

● 張洽曰晉使卻嬖來聘而改盟晉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極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朱批

此節作兩層為總為自由伏案而一淺一深筆法自明

○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惠主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

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

○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卻嬖文子交盟晉晉之君其意一也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此則聲伯之母所必無者矣

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

仇儷而亡之仇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也言不與卻嬖

婦人遂行生二子于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

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于河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

盟于鄆而入。事本起下。文則對上。亦轉振法。

●御案諸儒皆謂受晉之辱。而改事齊。理或然也。魯恐晉不足恃。則齊將與魯而為稱怨之師。故与之修好以求免焉。朱批。

起手一句。便是書法。晉卻至也。而敢與周爭。且以為吾故不知先有卻而後有周。耶抑先有周而後有卻也。文開口提出周字。諸侯字。次排叙司寇文公。下及狐處卻氏。故乎否乎篇中。昔字先字後字。字字與故字對針。以王官對吾字。以得字對失字。而終以晉侯使卻至勿敢爭。想晉在周亦不敢爭。况爾卻氏也是

周卿士。與音。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為

明年周公出奔傳鄆周邑。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鞏以前之好。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鄆音侯。又音侯。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卻。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內之地。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內之地。

一篇極有機鋒文字

●不決于王。而決于晉。周之不振。至此極矣。陳氏。

彼以為故吾。即連舉其故。以破之。持矛刺盾。爽快煞人。

又字既字。遂字。平中有側。以既許句為主。識時務者。固相其輕重難易。而後圖之者也。

一矣字。拖下。以文貫事。即以叙為議之法也。貫穿得此。神理乃活耳。起一旬。省却晉楚二字。下文却寫三遍。極疎密之致。

凡文先案後斷。斷得妙。全在伏案得力。

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于河內。

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

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

處之。狐。秦陽處父。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

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傳言卻至貪所以也。

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

許。晉羅拔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

晉。合晉楚之成。西門外張本。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

最先得者且失故。而不敢。

長句不累。華元。因利乘便。此時全用鍾義。不着。

可見前此極贊不遜。借作線索耳。

此文前數行真字字伏得精細也。斷語着眼在會所自不作約信通套話頭結只輕輕一點却藏一果然不出所料意思在是為入神之筆。
 上節寫合成何等鄭重此處無踪無影便容易寫個秦晉為成已伏極諸寡信之根。將會令狐先點明會所一筆次于王城不是會所亦還他一個地頭下河東河西正與令狐王城兩兩相對為下始之不從伏案曰先至曰不肖而秦之無信固不待既歸而知其背耳。朱批

自周無出下省一復筆正以合上經文連寫數周字出字見妙也。

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史顛秦大夫晉卻犇

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

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

平。林所地也約會之所乃二國質信之始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經王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

于瑣澤。瑣澤地闕。林此晉楚為成也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

瑣宜作樂。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

李廣曰王臣各奔三子子瑕子朝不各出惟周公奔晉各出。朱批

遂也

傳會瑣澤事却捕叙西門之盟所謂錯經合異也。克合晉楚之成不但結華元并結鍾儀成故也不但結晉楚并結鄭以上一切葛藤都斬天下可幸無事不意一轉而為暴陸之侵再轉而為武城之畔三轉而竟為鄆陵之師而此篇則固天運人事之小息肩處也一起一結作者亦殊鄭重乎其間矣。
 盟辭寫得出格親熱所謂甘以壞者即此而在其鄭重處當是為無禮會言作逆跌之筆

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

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書出以非之。為向成作備大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

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幣

也。林上四句是同惡下二句是同好。正義曰聘禮賓執圭以通命執幣以致享贄聘享之幣也。謀

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 昨字義不一。昨國之昨。做事字義。為
穩當。或與昨通。如周語天地所昨是也。
昨福祿也。句畧。

● 高閔曰。此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
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
役也。朱批。

狄侵晉。晉敗狄。兩事相連。即以順一
倒為章法。中着而不設備四字。作上下
關係。文有長短。法無大小也。博鬼亦全
力矣。

此文前案後斷。中以辭令兼議論。通篇
摠寫楚之無禮。地縣金奏。是無禮之事。
一矢加遺。是無禮之言。而言又從事上
生出。故前一番往復。只論事後一番往
復。便輕帶事重論言亂之道也。順收言

五仲云為樂
室於地之下
而懸鐘鼓

● 俾隊其師無克。昨國也。俾使也。隊失也。林辟報
也。隊失其象。無能享國家

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
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

晉既與楚成。令
諸侯以申成好。

○ 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
交剛。

○ 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

而縣焉。卻至將登堂。金奏作于下。

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與升堂。而樂闋。郊特
牲日。賓八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犬抵朝賓入

下文責子。反而楚子。即在

其中。此處。又提有眼。

鼓也。

登。

擊鐘而奏樂

吾子主也。則收事末。以無禮。能何說。而
事與言皆在其中。凡文有頭緒。歧出者。
不可不熟講。于側注。雙承。單提。渾結之
法也。

卻至之驚走。本為金奏而出。故雖以禮
樂並言。而意重在樂。然樂之失。即禮之
失。而禮之失。又益以言之。失看其一路
從禮樂。單通到樂。從樂。單轉到禮。從禮
單通到言。又從言。仍歸到禮。脫卸回環
之妙。真其連如珠。其好如璧者矣。

● 禮也。周禮司救掌萬民之邪惡
過失而誅讓之。正字通。

犬抵辭令。敏鈍。只爭先手。卻至驚走。未
免失之。張皇。便被主人兩番催促。却虧
胸有智珠。急以兩君相見。解之于前。隨
以一矢加遺。責之于後。忽然失着。一擲

三篇

○ 子反不稱主。者不合主道也。

○ 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賜

也。正義曰。飾辭辭。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

○ 樂匿其驚走之意。

○ 下臣不敢。此言兩君相見。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見無用此樂。寡君

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若讓之

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于

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又縣當在。驚而走出
庭。今地室而縣。將登金奏。欲以驚賓耳。卻至稱賓。

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

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賜

也。正義曰。飾辭辭。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

○ 樂匿其驚走之意。

○ 下臣不敢。此言兩君相見。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見無用此樂。寡君

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若讓之

展間把滿盤先着盡占到手國策能益人無窮神智顧安得有此辯而有文也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王事閒缺則修私好。閉音閑。註同。

于是乎有享

宴之禮享以訓共儉

對地室金。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有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

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對日云暮矣。不夕言無事。朝直

逢反徐云朝旦之朝。正義曰旦見君謂之朝。夕見君謂之夕。百官承事皆朝朝而莫不夕。此公

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

赴赴武夫公侯于城

詩周南之風。赴赴武貌。于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

已。赴居勳居醜二反。于戶旦反。又如字。正義曰言公侯與武夫設共儉慈惠之禮與人扞難而已不

侵伐他國也。按詩註于盾也。以扞外城以衛內。作兩項說。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

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寸之地以相攻伐。

冒莫報

擒一矢相遺作合。便見相指。子反。略取也。亡北二反。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言世亂

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使

故詩曰赴赴武夫公

侯腹心

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駁邦角反。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于城而制其腹心

之欲非以縱

亂則反之

畧其武夫以為。今吾子之言。心腹之欲。已腹心爪牙。對上兩實字。收上

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到敢不從遂入

一篇文字前半承禮樂並說後半則語語為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起本乍讀訝其不復顧上豈悟其蚤已伏下耶

世治尚文德武夫惟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為搏噬之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傳氏

注制禦宜作御而諸本皆曰音而誤矣。言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為害。傳氏

婦個盡情只用一語周旋文情恣肆極矣

唐錫周曰兩引詩全重武夫二字持贈子反言汝不過一武夫耳而好以一矢加遺則并非治世之武夫乃亂世之武夫也檀弓公穀國策史記都用複語見姿致而不知實原本于此文至左氏可謂規矩方員之至

不言微而言乞魯人之記也形列國疏封受之天子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昏曰乞以見其界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擊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胡傳

黃仲父曰魯十二公而觀天子者二皆不得謂之禮者僖執朝王之禮而不行於京師則非其所矣成假道于京師

曰以朝王而意不在朝王矣以其皆不得謂之禮故各朱批

將事不敬一筆總領以下先說不敬二層再說將事一層乃是一意分作兩層說而公字起結則仍併兩意為一層矣平淡文字用法自精

王以為介之王字恐公字之訛

一篇都用添賓陪主兩兩相對前半賓後半主不必言而後半以小人陪君子以敦篤陪致敬以祀陪戎以敬陪惰以定命陪棄命以福陪禍以能陪不能定

三篇

卒事歸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俞云無禮收本段食言收前段冬楚公子罷如晉聘收應起

且泄盟報初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各兵而以逼成其計蓋言名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也

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林宣公卒成公負芻立秋七月公至

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

孟獻子曰卻氏其亾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新警

子無基正義曰幹以樹木為喻基以墻屋為喻卻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所局耳按此只

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

情棄君命也不亾何為卻錡卻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年晉殺卻錡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七

命者能者養以之福者也。養命者不能者敗以取禍者也。實在首主在尾而能以不能夾在中間作一篇之開楔章法為至佳也。以上六句為虛領君子以下為實說亦可但不見其結構之妙耳。
●猗歟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漢律曆志引此語。作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已上補正。
養以之福。與敗以取禍。文正相對。校勘記起一節。後文竟無照應。却不知能者不能者二句。不但為成肅一人而言。固已暗為此兩人下評。斷矣。合傳有初。不相涉。而其實。嚙。開照者。其法。蚤具。諸此也。註于介字。着輔相威儀者。五字。固已照會通章落筆矣。杜公真細心也。

儀者。獻子相公以。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禮。故王重賜之。
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林傳。明晉厲公不與朝。成子受服于社不敬。服。宜社之肉也。盛以服器。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正義曰。天和之氣也。劉炫云。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于冥兆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正義云。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于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長也。補正云。玩註。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耳。按如此。方與下句對。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林君子小

●徐揚言曰。古人理李語何等深渾。後儒腐句。相較斷絕。朱註

秦晉麻隧之師。亦一大戰也。凡叙戰事。兩邊夾寫。此只寫晉一邊。又議論敘事。大都相配。此獨前半叙文極詳。後半敘事極畧。皆作者故意。作變格文字。非率筆而為之也。且相絕。秦非不自成結構。但刪去後文。便不見左氏立格之變製。

人以位。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林致敬之道。在養其神明之令。敦篤之道。在守其本然之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膎。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交神。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其不反乎。○為成肅。和之氣。公卒于。○張。○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直起。老。呂相魏錡子。曰。昔從好處。說人。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戮。相承音六。嵇康方幽反。呂靜字。○三。成公。

三篇

局之精如季札觀樂。宣子玉環等篇。或割或判。皆失作者神理。不能遍論。讀者偶反自得之耳。

絕秦自作一首妙文。讀絕秦以宋段為主。但單責秦。殊苦寥寂。遠從穆康說來。便有波瀾。若只說他不是亦難醒。豁着將自己好處相形。便有襯托。通篇跌宕頓挫。風調雨順。只是工于抑揚。遂爾文情絕世。

前後大旨只是稱己之是而飾其過。責人之非而沒其善。稱己則用重筆而文過則用輕筆。沒善則用輕筆而責過則用重筆。段落甚多。只作三大截讀起。至有大造于西。稱己之功為一截。文公即世至康公絕好責人之過為一截。及君

之嗣至家。極責其二心不壹。為絕秦正文。抱而論之首段。稱己之功。乃所以陪起次段。責入之過。而前兩段又皆所以陪起末段。絕秦正文也。看他有多少筆法在。細看首段乃是說大家好。而獨晉之好更甚。次段乃是說大家不好。而皆秦之不好使然。揔一語已而。莫不皆歸排至此。若作兩截。看前半從好說到不好。後半亦從好說到不好。正相準也。

●送戰通弋質切。又徒結切。句會突也。引隱九年侵軼我也。送我殺地亦宜用此義。

韻與颺同。字林音遼。正義曰。孔安國以戮力為陳力。猶言勉力努力耳。天禍晉國。文公

如齊。惠公如秦。詳羅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持大國。林晉文以僖五年奔狄。處狄十二年。適齊。六年惠無祿。獻公即世。在僖九年。穆公不忘舊。

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

勲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

公。集成是穆之成也。成中多少抑揚在。上輕

草行為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

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亦且作輕。賴之。華前云前後三。舊德作賈。林諸侯朝秦事無所考。想當是時必有往朝于秦者。

因文致。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之耳。晉自以鄭貳于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認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

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于秦。無祿

文公即世。林在僖三十二年。穆為不弔。不見。蔑死我君。寡我

襄公。寡弱也。正義曰。輕蔑文公以為。送我殺地。奸

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于費。今緱氏縣

九我。字見。教。不盡也。

九我。字見。教。不盡也。

第一截又分四節起從同好說來作二
開是穆之成又一開既報舊德略作一
合大造于西着實一合是重稱已之功
而輕輕沒入之善作陪筆也

第二截亦分四節穆公兩節作開康公
兩節作合是重責入之過而輕輕文已
之非作陪筆也

第三截亦分四節以第一節跌起第二
節以第二節引入第三節而第三節又
以二心于秋隨三于楚第四節又以
惠顧暗不惠結出絕秦本旨句句貴已
則輕責入則重為極利之口極曲之筆
極奇極妙之章法也

此文處處要着其佳法然法尤要着其
接法起法于不變見其片段之整于極
變見其起伏之奇 又按古文看參差

○ 迭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滑音同姓。撓 乃卯許高二反 傾

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
納文公。而懼社稷

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 猶願赦罪于穆公
晉欲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秦使

歸楚求我事見文十四
年文元年楚弑成王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快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文六年晉襄 康公我之自出
秦穆皆陪

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餽我蝥賊以來
蝥 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闕

蕩搖我邊疆
其月反徐加字蝥莫侯反。正義釋蝥

不難最要識得整齊處如論參差則首
段穆之成一層報德大造却兩層次段
穆不克逞着一是以有康絕我好却着

兩是以有其餘伸縮順逆盡態極妍可
望而知也論整齊則末段兩君亦兩是

以相對兩告我兩君若又相對首段穆
之成與我有大造對穆不克逞與康絕

我好對合兩段又兩則是對與眾段獨
別而尤妙者大造于西東道不通直以

東西二字為眼目蓋深恐我後人紛紜
歷落中目迷五色特標此以為段落指

兩其加惠至此狙豕不祧有以也
得取也。謂軍所獲也。說文

秦不通道于東方諸侯。林

云食根蝥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在文七年 康猶不悅入我

河曲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涑水。出河

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
入河。凍息錄反又音速 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

之戰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言康

絕故不復 及君之嗣也
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

東通晉 君亦不惠稱盟
望而共盟

西望曰庶撫我乎 君亦不惠稱盟
望而共盟

稱尺 利吾有狄難
謂晉滅 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

夷我農功 虔劉我邊垂
重言殺者亦圓文耳 我

連寫五是以獨令狐之會為寡君子于平叙中露出賓主或于變中藏整或于整中藏變不細心領取孤負千古矣

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由事

之延前用兩猶字此用兩亦字亦片段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晉獻使伯車來命節承上此即起下脈絡分明

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

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林在我寡君是以有合

狐之會陪出此句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

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未經參訂然古人之文往往

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宣子書前稱寡君後

云夷與孤之二二句卷領下分兩層君又不祥祥善背棄盟誓白狄及君

三臣亦其類也曲華君不伐狄也同州也及與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魄廣答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

伯車節正為背盟起本故詳寫其來命之辭以為下節對照之地又特特回顧起手獻穆同好為一篇首尾之照應也

背盟兩層對叙尤妙上層一心句在中只一見下層二三其德及不壹在兩頭再見上層告我作倒煞下層告我即接來作順領上于狄只一語下于楚却為多語略實詳主筆筆有法也

宣字倍字緊照應

是以有輔氏之聚正義謂聚衆以拒秦也

之延前用兩猶字此用兩亦字亦片段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晉獻使伯車來命節承上此即起下脈絡分明

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

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林在我寡君是以有合

狐之會陪出此句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

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未經參訂然古人之文往往

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宣子書前稱寡君後

云夷與孤之二二句卷領下分兩層君又不祥祥善背棄盟誓白狄及君

三臣亦其類也曲華君不伐狄也同州也及與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魄廣答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

獲之納諸文公正義曰赤狄之女由君來賜命曰

白狄以納文公故得以白狄為昏姻

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

更君有二心于狄此處省一字有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

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

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

上帝醜惡極妙極秦三公楚三王此日字對前段伯

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

未用雙調對。然非此不足以收束一篇。層波叠浪之文。

通篇俱是造作出語言。最爲工鍊。叙事婉曲。有條理。其字法細。其句法古。其章法整。其篇法密。誦之數十過不厭。在辭命中。又別是一種格調。於古今罕有兩。真可謂神品。月峯

上述其文。下叙其事。此數語乃兩截過接處也。數語爲前文。下註脚見絕秦專以背令狐之盟爲口寔。而麻隧之師所由來也。杜註謂晉辭多誣。傳據此以

正秦罪。意欠融洽。數語不守起手提明。而于中間作轉筆。亦作意變化。且便于接入戰事耳。

記獻子語。見非徒以絕秦曲說。口舌得功。也是作者綿裏針處。

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

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

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微亂也。君

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正義曰。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

名。爲惡敏捷。是惡佞。爲善敏捷。是善佞。按此亦曲說。敏于善。安得目之以佞。蓋時人以佞爲賢。不佞猶謙言不

才耳。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傳使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

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辭多誣秦故

傳據此三事。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士燮將

上軍。代荀。卻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初。荀營佐

之。代趙。趙旃將新軍。代韓。卻至佐之。代趙。卻毅御戎。

欒鍼爲右。卻毅卻至弟。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

大功。帥軍帥。乘車士。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

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

書。以爲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差初

佳初宜二反。更音庚。女音汝。正義曰。商鞅定秦爵。二十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

結句與起句緊照爲晉侯此行得意之極爲絕秦一篇妙文生色蓋一紙書賢子千萬師矣世人不知以爲後半全與前文無涉惜哉宋韓文朱批

一求入于大宮一帥盟于大宮本對說而前則殺某某而反軍于市後則從而焚之而殺某某分明以殺入分在兩頭而以軍市焚市併在中間也只一倒順

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微侯
曹宣公卒于師師

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麗力馳反

逐晉侯于新楚
逐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逐五

反嫁

○成肅公卒于瑕
終劉子之言瑕晉地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

子印子羽
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訾今欲還爲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

法。

左氏于三串遞下之事亦必裁對整齊如此節一守一逆將兩使公子獲提下以秋冬對起負芻自立子臧將以分叙一則諸侯請討晉人請俟一則國人將從成公請反兩兩叙來恰好以負芻弒立起子臧致邑住裁對整齊中讀去又毫無裁對之迹平淡文字使入咀味不窮一篇都用虛字作穿以文貫事叙

于市
因大宮不能入還屯軍于鄭國之市也林註自訾歸非已巳子駟帥國人

盟于大宮
子駟穆遂從而盡焚之既盟國人遂從公

子班之師于市
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而盡焚燒其市子駟班弟孫

叔子如子孫知子駟子駟武邦反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宣公

皆曹宣秋負芻殺其犬子而自立也
宣公諸侯乃請

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

子臧將亡
子臧公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成公乃懼

法輕逸

許瀚曰。人臣不維義之為安。而介時大國。使之反已。襄十四年。衛獻出奔之禍。兆於此。朱批

●賀仲軾曰。有宜歸而歸之為重者。蔡季魯季子陳侯之弟是也。有不宜歸而歸之為惡者。鄭突曹赤楚比趙鞅衛公孟疆孫林父是也。朱批

成公。告罪且請焉。請留乃反而致其邑。還邑于成公

曹伯

經甲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無傳九年盟于蒲。林渠丘公

卒黎比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納之故曰歸。秋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

鄭

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林婦姜氏有姑之常稱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

嫡姑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五同盟。林定公卒。子獻公行立。

此篇是搭叙格。雖上截寫林父。下截寫成叔。而當以卻孳為主。故兩截以卻孳送林父。衛侯饗苦成叔。兩句為總索安頓。林父接叙卻孳。由賓入主也。若兩平分讀則失之矣。

為或于偽反。釋文

合傳于不相蒙者。必有聯絡映帶處。此兩人字正相映也。一公于宗。一公其家。由前而觀。知世家之有裨于國。由後而觀。知元宗之必本乎身。宗字家字亦兩兩有意。真笑此說為穿鑿也。

秦伯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林桓公卒。子景公立。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林父以七年奔

晉強見

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孳送孫林

父而見之

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

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

卿之嗣也

同姓之卿。正義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

大國又以為

請不許將也。雖惡之不猶愈于公乎。君其忍之

違大國必

見伐。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復林父位。

衛侯饗苦成叔

成叔。卻孳。甯惠子相

相佐禮。惠子甯殖。

苦成叔傲

● 缺角上曲。旨美也。思語詞也。詩傳
缺同。周南風並不見罰爵之意。杜
據周禮。恐非。彫

● 引詩之福之來求。以形夫子自取禍
之道也。

此條合下至自齊節讀。與宣元年公子
遂事同。只添稱族舍族四字。而傳之釋
經者益詳而明。

甯子曰。昔成家其亾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

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
好禮飲酒皆思

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角為觶。所以罰不敬。
觶陳設之貌。兕辭姊反。觶古橫反。觶音蚪。正義

周禮。小胥職云。觶其不敬者。韓詩說。彼交匪傲。萬福

來求。彼之交于事而不情。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
十

七年卻
氏亾

○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
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

倒句法簡妙

● 非舍族承上支也。說已見于宣元年。彫

● 說經文細者入無倫。稱舍盡志而晦。

月峯

春秋一部書法大意。却于此處闡發。蓋
只一人一事一時。而稱族舍族各有義
例如此。春秋此事屬辭大畧可睹矣。

數語反復。一以形容不盡者。大都

與魯論記夫子德容溫而厲威而不猛
意同。上兩句同環說。下兩句平對說。

末一句。總說杜序。分五項。亦無不可。
章是文章。汗汗下鄙猥也。彫

杜讀汗為迂也。
衛行初立。並不見言。若何舉動。若何
只不哀二字。而夫人嘆矣。大夫懼矣。孫

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
疆許田。許人敗

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
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舍族。謂不辭微而。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義顯。志而

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
其辭有所辟諱

以示大順。盡而不汗。謂直言其事。盡其實實。懲惡而
無所汗曲。汗憂于反。懲惡而

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非聖人誰能脩之。修史策成
此五者

○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衍以為

左編
交子心突矣而其幾已伏于起手
一筆中真傳神之筆

起十七字作二句只一之字一以字絕
無他故而其人已可想見只起手一句
絕無聲臭而一篇之線已伏妙極
夫人語不多而哀怨入骨接連三四轉
字字傳撫膺扼腕之神 魏承米批

文子三事亦作二句讀與起長句相配
亦子字寫盡一時涉冰履虎之神
聲音懷義同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犬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

既哭而息見犬子之不衰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

林夫賤者之稱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亾人定姜言

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妾使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

余是也內如字徐音納不獲鱗也使主社稷鱗衛之母弟大夫聞之無

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寶器盡

寘諸戚寘置也戚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為援

出奔孫氏邑傳

經 乙酉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

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

歸之京師禮也林特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

固卒四同盟楚子伐鄭林共公秋八月庚辰

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林此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六

蕩澤稱國以殺而山不公子目夷書氏有司法守之辭也。宋魚石出奔楚之曾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甲國會今始

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鮪音秋林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

侯之大夫會吳之始。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自是大夫自為會矣

南陽葉縣也。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

凡傳有先解後敘事者所叙之事不出所解之經今此篇前半自解晉侯之執後半自叙子臧之節若不相涉不知其正相發也以及其民釋不稱人便

將曹成自立一案輕輕抹過亦便為子臧讓國留地步若如林註為討罪特書晉侯則子臧不敢失守真昧討賊之大義也

春秋也哉大抵古人文字須看通體局段不當泥一知半解失作者苦心也

爭立乃春秋故習而有讓國若子臧者殊可佳尚當與吳季子同高風矣

子臧非不能君國也。有見於負芻之作。應耳。與其得國孰若全身。子臧有焉。

未二句以一節字應三節字。于下兩句應守字。失字于首句却應聖字。應法又均勻。又變化其妙尤在不敢失節。偏章入守字以帶抱中句神化之筆。

○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宋亂起

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宋亂起

○林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例不稱人以執。愚按稱晉侯執曹伯。此為討罪特書。不可以例為拘。

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示眾所。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

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林如唐虞

禪。夏殷周繼。湯武革命。達其禮節。無可無不可。次正義。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

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

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宋亂起

○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宋亂起

此節作兩截讀前為申叔所訊後為韓獻所料摠為鄢陵之戰楚敗子反死作張本也

●按十二年傳宋華元合晉楚之成五月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晉卻至如楚聘且淮盟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淮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今樂武子欲報者蓋欲報公子罷之來也然據韓獻子之語則似欲報侵鄭衛之讎然觀背盟及信禮等之字則似報聘禮

前是訊子反故特詳子反之言而斷以欲免得乎後是料楚子故特點楚子侵鄭而斷以無民執戰參差中裁對自整故佳

○楚將北師侵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

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亾欲免得乎言不楚子侵鄭

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使重其罪民將叛

之背盟數無民執戰為明年晉敗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以右師為主讀者當對叙中得其提束穿揀之妙

看來起手一段為一篇許多人作提提之筆一分兩對蕩澤弱公室為上段提句而以言其族結之魚石五人出舍

法甚奇 鱗雖曾孫 世本附 上截寫華元出奔而魚石五人止之下截寫五人出奔而華元止之恰好有此相對之事以此串揀之文 依經文事凡四節今于上截併叙三節而下截單叙一節極裁剪伸縮之妙後人以少對多事多反用少華事少反用多華其奇變蓋本諸此也

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立孫

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鱗朱

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華元曰我為右師

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

華元為殺山伏華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

桓公府皆出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

●經云華元歸自晉傳以為歸自河注
固護更撰告辭不可从也

又看篇中人名凡點四遍恰好一分一
摠相間而寫番番各別而起結段落生
乎其間先叙華元出奔則寫一遍而特
提右師以立一篇之主次叙華元復歸
則寫兩遍而另提六官以伏昔族之案
次叙五人出奔則寫三遍而削其官于
始寫四遍而削其名于終至于山之殺
則插叙中段而獨點經文不嫌于略明
以華元之出歸分叙于首而以五人之
出奔單叙于尾殺山事為上下樞紐兩

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兩層都跟

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

無祀于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林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遂滅

其族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戍桓公會孫言其賢桓氏

雖亾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林華元請討蕩

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應弱公室

喜師非桓族故使攻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

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頭一節又兼辭腰局法也與兩對看皆
可以窺作者匠巧文到化工則方瑤圓
璧唯所取材耳

俞寧世曰此是同族相攻故前歷叙諸
族而用背其族句熟以族姓作主腦以
官職作襯帶文境便爾迷離

●說文滋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又曰
決行流也言去土而行水也 附

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與華元使止之不可冬

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魚府曰今不

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

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

馳絕句則決睢滋決壞也閉門登陣矣左師二司

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林華元

使向戍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老佐戴公五世孫裔以制反

註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以韓厥斷之足矣又補敘每朝必戒一事為三郤害字作註顯蓋明以盜目之罵殺千載如賢嫉能一流人也為之快絕

●朝音潮 每朝君時 許廷注

●盜憎二句 金人銘

●婦人之言如此類絕少即達士之見何以加諸吾每讀及此為色變矣

穆文熙

古所謂拒虎而得狼者其許遷棄之比乎

○晉三郤害伯宗 林三郤郤錡郤至郤豎害嫉也 譖而殺之及欒弗

忌 欒弗忌晉賢大夫 伯州犁奔楚 伯宗子 韓獻子曰郤氏其不

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既殺伯宗又及

弗忌故曰驟也為十 賢婦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

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應巫臣語 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丙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 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雨如字

公羊傳云雨而水 不書名未同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林

文公卒成 喜穆公子子罕也 ○六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伐鄭

子○厲於斬 於玷二反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

楚子鄭師敗績 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鄆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秋公會晉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李廉曰公羊以晦為晝與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穀梁是也 朱批

不見公

不及鄭陵戰故不
諱者恥輕于執止

公至自會

無傳。公會尹
子。王卿士子爵。林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於是始以王臣與伐

曹伯歸自京師

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
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

歸無傳義

例從告辭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晉地舍之茗丘明不以歸不
稱行人非使人。茗音條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

如出奔齊

公未歸命
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

晉卻擊盟于扈

晉許魯
平故盟

○公至自會

無傳伐而以
會致史異文

乙酉刺公子偃

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于周禮三
刺之法。刺本又作列七賜反

三刺義已見上

比前賂更重蓋西門之盟蕩然矣。范古文
朱批
此等皆時事轉關處說詳十二年表
分斷茲不復贅

滕君卒而宋見伐所謂城門失火殃及
池魚者耶

城門失火八字成文用杜弼檄梁文
本事出呂氏淮南子

左傳總以對寫為工如宋將鉏樂懼敗
諸洧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入既非
他地亦非遠而敗人人敗倏忽不常文
特一順一倒兩兩對寫別無他奇而自
覺其妙也

國語云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
為也。比此起句似通。評苑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

成于鄭

汝水之南
近鄭地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伐鄭起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

滕宋之與國鄭
因滕有喪而伐

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

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

宋將鉏樂懼敗諸洧

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

鉏仕
魚在魚二反洧七藥市藥二反一音酌陂彼宜反

退舍於夫渠不做

宋師不
傲備

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

鉏樂懼宋恃勝也

洧陂夫渠洧
陵皆宋地

突然出論。若與倒是非。其鋒甚峭。而不
言其故。月峯

●武子語一句。人情國勢俱盡。更何須
多語。詳節

晉楚三大戰。一敗兩勝。左氏各有所主。
城濮之戰。是結上文。極寫子玉。只要
觀出晉文之譎。邲之戰。是對面文字。極
寫先穀。只要托出楚莊之霸。此番鄢陵
之戰。是起下文。極寫文子。只要跌出
晉厲之不終。文中前半三憂字。中後四
天字。乃一篇之主。以文子起。文子結。結
處。命字順應。天字德字。倒應。憂字總見
鄢陵之勝。適有天幸。德不配命。則憂方
大耳。論戰不出權謀。此獨全講道學。干
秋龜鑑。豈唯文字爭雄也哉。
通篇凡分四大截。乃與師至。以為外懼。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宜增夏四月。月字方合。後日月有根。奇關。

以逞。
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若唯鄭叛。晉國

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篇注。射。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只晉目前。

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
代荀庚。正義曰。國語欒

武子將中軍。范文子將下軍。與此异者。
彼分中軍為二。將將上而佐將下也。 郤錡將上軍。

代士 荀偃佐之。
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

荀罃居守。
荀罃下軍佐。於是郤擊代趙旃將新軍。新
上下軍罷矣。正義三年作六軍。其新三

是未戰前事。甲午晦。至公從之。是將戰
時事。有淖于前。至免復鼓。是正寫戰
事。且而戰。至宵遁。是既戰後事。起將伐
鄭。結三日穀。皆詳文子語。合中間欲反
不欲戰。執戈以逐。三處提掇。為通身之
關鍵也。

每截又各分數節。每節又各有提掇。大
約或正或錯。或近或遠。都兩兩相對。到
底。左氏出新無窮。于韓濮邲室四大戰
後。又另一番至奇極妙之格矣。

第一節有勝矣。與第二節楚懼不可用
也。對一勝一敗已定。一篇之局。三節晉
齊楚至。文子欲反。與四節遇于鄢陵。文
子不欲戰。對紆憂外懼。照定首尾。落筆
于楚。陳之。壓晉軍也。不用實寫。却于郤

軍將佐死亡不復存。唯韓厥在耳。郤至
佐新軍。不言上下。是新軍唯一餘皆罷。
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只用輕筆。有禮。

故知其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
將勝楚。
中伏筆。

耳與往。
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楚子救鄭。司馬將

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公子。過申子反。

入見申叔時。
叔時老。在申。 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

信戰之器也。
器猶用也。林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如
器用之不可闕。正義曰。詳。詳也。古字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至口中論出一于晉陳之疏行首也亦不用實為却于楚子眼中望出虛實五用結構尤奇七節黃皇以萃王卒策楚必敗與八節筮史以射其元決王必敗對先作伏筆九節違淖掀淖晉幾陷而幸出與十節中目項楚已傷而不辱對則此文之正面矣以下零叙戰日許多開文章法忽變十一節與十八節對卻至遇楚子之卒變鍼遇子重之旌一則問弓一則承飲一稱君子一表整暇一則肅使而退一則免使而鼓言詞舉動色色映帶是選對法十二節韓厥從鄭伯與十三節卻至從鄭伯對一從後逐一從前逐十四節石首內設與十五節唐荷請正對一欲去旗一欲免君十節黃田基再發盡禮與十七節叔山

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林德以施惠故民生厚刑以
正邪故民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林用利而事節義以生利故民用自利祥以
事神故祀群生得所。林禮以順時故時順而物成民時皆順信以守物故百物
用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下應
成上各知其
極無二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
其衆民無詩頌言先王立
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
以聽敦厚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死者補正陸氏曰軍國
之事有所闕乏與杜解別。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

冉中車折軾對一以射一以擣皆連對法連對在中間選對在兩頭自成一大大片段由是而十九節子反命與二十節黃皇狗師對一是發狠一是使乖二節十一節楚乃宵遁與二十二節晉三日穀對一收楚敗一收晉勝結語又自與起手首尾遙對一憂于未戰之先一戒于既勝之後這篇一錢雙行而其對寫尤妙者則中間伯州犂以公卒告王黃賁皇亦以王卒告一實一虛一承上一起下整整對仗而又總寫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以一筆作兩對分明以此數句為全文中腰轉換與戰盟有日矣同一機軸合而論之城濮篇純用開合必戰篇純用轉換此篇則純用聯對相其才情機法真瀛州之木一葉百

棄其民不施而外絕其好。義不瀆齊盟。不詳而食話
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而疲民以逞。刑
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
也底音旨又之履反。正義曰在上之信不著于
人號令無常則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誰肯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
戰也姚句耳先歸
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慮也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決鄭敗

影如何之樹隨刀改味神化無端吾何以測之願書萬本讀萬遍而已矣

如何編已見宣十二年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有枚金刀剖之則飴非此則辛神異經

奸時以動此數句蓋論楚平日事非論今日之事若以即時論晉并先奸時以傳文今楚字誤認耳

謂不復從事於楚補正

范文子慮戰勝驕君恐有內憂後果如其說可謂遠見但晉楚既以合盟安能終止止之或可在初發謀時也穆文廟

何又門曰至理名言前後主意於此說破朱批以上第一截是未戰前事朱批

以紆憂也紆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

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

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敗也在僖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邲之師

十五年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皆晉之恥

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今我辟楚又益恥

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秦狄齊楚皆

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敵楚而已唯

文子凡三提憂字前一番對伐鄭說第二番對逃楚說第三番對服楚說讀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殊自駭人即我偽逃楚可以紆憂亦不可解及讀外寧內憂數語乃見文子胸中成竹有絕大議論絕頂識見在直作死于安樂生于憂患絕好註脚二百四十二年間蓋無第二人說到此者豈非至文執戈以逐忽

然換一天字直喝起結句唯命不予常也罵童子而厲籙君臣皆在其中矣唯聖人句千古名談王傳

子與子有言無敵國外患國恒亡范文子不欲與楚戰者恐戰而勝則君必驕而國必亡孰謂老成無遠慮哉方華

獻子斷晉勝用輕筆句耳料楚敗用重筆重者為鄆陵本車生色輕者不令與

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奇談至理

也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句趨進句士燮子曰塞井夷

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

迫狹故自塞井夷竈以為戰地林為楚所壓戰地

又不可出陳故結陳于軍中晉楚唯天所授何患

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林

晉軍勝楚是天感晉於亂亡晉君不勝是天界晉以安存童子豈知此意欒書曰楚師輕

窳窳勅彫勅弔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

文子本意矛盾也何等斟酌。他篇斷勝敗皆在局內此篇斷勝敗都在局外亦脫換處。

子反于過申一見子重于望晉一見都為後文開中伏筆。

六間上六句已盡此下又是摠上意申說。月峯

●取可思者在將帥不和。全上戰陳之道以將帥和雖為先楚惟二卿相惡便可致敗何必六間哉。穆文惠

●壓墨故可望。又門此段花園錦簇最一篇精神凝聚處合上段彼此虛實互見為兩兩對叙另闢一境半寫奇變千秋獨步後人無窮狡獪總不能出其範圍耳。

徐揚言曰慕寫鬚眉畢露王曰下九也

分連寫

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四陳字跟上歷陳而來每段必自成小章法也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

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者不結陳林註以上五句為五間下四句為第六間按第六間當只在陳而蹶蹶喧嘩也

指在陳而蹶以下乃複說也。亦作複說合而加蹶陳合宜靜各顧其後莫有關心人所

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

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巢說文作輶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檣澤中守草樓子重使大

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

字七矣字。平字。歷歷可指。尤妙。何也。字只一見無間管痕迹。

●千古奇事亦千古奇叙。真是神品。月

●翼評細陣整暇。又在楚人眼中看出。叙法奇宕千古絕調。未批

伯苗告卒兩語束上渡下。轉折圓捷之至妙。用對句雙縮冷文氣聚而復舒。否則散散寫去未免懈緩。不見結構之妙矣。恰好一對妙格天成。

皆曰二字緊頂上兩以皆字。此三句。乃是為兩以皆作雙縮之筆。註以皆曰指

也。騁走。曰名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

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微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

且塵土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上時掌反。皆乘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

平日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于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

王卒告。賁皇楚鬪椒子。宜四。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

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

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按服虔以此

晉侯左右而言似無着落且不成章法。州犁侍巢車自當俯視賈皇賈皇在陳中亦自然仰睹州犁固應兩相指點若單貼晉一邊妙景全失。
●臧目叶句是繇辭國賊王傷是斷辭而王傷亦叶。

●以上第二截是將戰時事。朱批

文在州犁賈皇之下蓋州犁言晉疆賈皇言楚疆故云皆也。正義據下分良萃卒之文以駁之太拘。苗賈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分應處朱批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也。萃集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臧子六反補正曰易以外卦為南明夷之九三日明夷于南狩是也復一陽浸長而至于乾有南國賊之象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有淖於前淖泥也淖乃而戰。孝徒較二反。

振淖事為中目作陪亦見此勝幾不可保暗與結語關會非閒筆也。

晉師詳叙丁前公行另叙于此因帶入楚子御右并鄭一齊作類叙為下半篇提綱而韓卻兩御右又分點于後一篇軍乘凡作三番點次亦章法小小變化處阻華評亦云。劉繼莊曰又夫叙鄭武車在內更加一陪聲勢。朱批

●注御字失當。既追叙乃用干支紀亦僅見此。月華

●一本之黨間有子字。正又

癸巳乃甲午前一日也又一倒叙法。遠淖下本緊接公行陷淖事然不點出

跟塞井夷龜來左右相違故公行獨陷。乃皆左右相違於淖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御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

步毅御。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

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離力志反。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

公以出於淖。掀舉也。掀許言反捧穀舉之則公掀反。癸巳潘阝之黨與養由基躄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御右則此陷無根。掀掉下亦驟接中目。事然不點出占夢則此射無根因各用。捕叙之筆而又各以實筆陪之叙法自清而又變動可喜也。

潘黨在右而名養由則其技之長短可知。

● 韎韐之跗注。即禮所謂主之佩倚。臣之佩委之意。韎韐注着于跗上。言其拜俯之狀景也。跗注本以注于跗名之。此宜活看。

● 復出此奇。月峯

此段由後變賊段相映于干戈槍擡中。忽然雜容文物令讀者修換一番眼色。

看利之作

黨潘厄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蹲在尊在損才官三反。札側八側乙二反。

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

國。賤其不。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占之曰姬姓日也。

周世姬。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名養由。

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毀。毀他刀反。以一矢復命。言一發。欲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

而趨風。疾如。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曰方事之殷也。殷盛。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

跗與袴連。韎莫拜反。又。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音妹。跗方于反。袴苦故反。

傷。恐其。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闕蒙甲冑。闕猶。不敢拜命。介者。敢告

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

今擡。擡伊志反。揖也。晉宋儀註。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也。從遂。其御杜

人擡。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也。從遂。其御杜

迹其所為去楚處無幾耳。

即事。晉使無錡射目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即所可惜者。厲公不能修政于內而徒務求逞于外。

作三。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即所可惜者。厲公不能修政于內而徒務求逞于外。

與音。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後鄭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

注近。一作。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鄭陵而

文情極濃。文致極艷。飛書馳檄。兼以高。文典冊。首尾溫麗。無一累句。合枚馬為

一人。無此風調。縱倚馬露布。不免槍父。面目耳。左氏叙戰大篇。當以此為壓卷

三肅

春秋左傳

卷五

成公

高息齋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于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之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殺麇。楚刑奔。鄭而楚始為秦弱。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于一主。將者國勢。衰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子宜在君側一頓。

此數節自成一小片段。凡對寫皆參差。暗對此處兩從鄭伯。明用整對乃止。亦止。晉師乃止。合之則又成前偶後奇。章法中間夾一乃死。跟鄭伯則連上二節。對楚師則又連下一節。文到化工。陳思

好石以
眼初無
經刻以
是造
入代
往月

鏡蘇蕙錦。顛倒回環。無不精妙耳。一從一幣。內旌臺大。鄭伯幾不免楚。則或射或搏。餘更可買。乃寫還經。文楚子鄭師。敗績。兩句。非閒文也。朱批。薄險與陷。淖映射搏與躡甲。映乃文字。唯恐落莫。着意設色處。文字相對。最要工力。悉敵尤要。層層轉層。勝如此段。此開弓段。一樣風華。掩映却更加曲折。厚實以中。有精警語也。入武庫者。使人有應接不暇之嘆。此文真不啻觸目琳琅矣。奇不盡。又復出此。朝長文疎密相間。必有幾處。着精神。首尾中三者。正聚精會神。極肯綮處也。此篇首以談理。勝中以敘事。勝尾以辭令。勝首是出色。寫一個人。中是出色。寫兩個人。尾是出色。寫四個人。三處寫得十分

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死。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一子皆有過人。囚楚公子棧。為郤至見。藥。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日又何如。又問。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之言。往飲子重。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三

成公

三

出色而通體精神皆為煥發。夫文苟有一處不凡，已足名世。况三者兼而有之，而又居其絕，那得不橫絕百代也。俞寧世曰：整暇是晉所以勝輕寇。楚所以敗，先說被輕寇，以後逐節摹寫，先歷敘整暇，至末忽然點明兩國大勢了，然而文又錯綜變化。此●榼酒器。整暇二字，正對輕寇，前番論事，極得主腦，但緣此說，竟以整暇歸之范文子，則又主張太過。文字語全照匠麗篇伏筆，何嘗以整暇為此番戰勝張本耶。文中往往作牽上搭下之筆，起處鄭聞，晉師告楚，中間公卒告王，未段且而戰，見星未已，皆是轉接筆法，亦即作前後章法矣。妙甚。●展整也。鄭康成意。上三字句，此四字句，是略變文。蓋亦

承飲造於子重。承奉也。榼苦臘反。日寡君之使使鉞御持牙御侍。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依林註，與前識字亦相對處。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補正識記也。且謂其能記往日之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東上領下章法亦整暇之極。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服度云：金傷為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也。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

避太方。月舉。處處出色寫楚共王與鞏戰出色為齊頃公同一筆法，所以反射晉厲公也。至末明點一句天敗楚也，夫則此勝全屬天幸，而非人能與。文子存亡天也，緊相呼應，跌出結語，警醒非常。文子引書作戒，回應起手，收拾全文。章法完密。●楚師侯未甚敗，而王遽遁者，二卿相惡，子重回子反之醉與王俱遁，以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晉潰者乎。又門。以下兩段當另讀。此段乃經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傳，下段乃經會于沙隨不見公傳。蓋編書者誤連之耳。●緩而峻，朔沙隨之會本與鄆陵之戰不屬。殺子反亦宜另畫者，以前不宜以文子為起訖。

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名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言勝無常命。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

疏微也。縱使至無元大。夫有此日事。今大夫將義命已敢不為之義乎。

將行公會也。並師也。

左編
綴此便不感章法也。觀城濮篇將能以德攻然住而殺子玉事不附前尾可知矣。此節亦用對寫覆師徒隕師徒死且不朽敢忘其死兩兩相準而使謂則前渾厚後尖刻對語則前甘心後含忿皆傳神之筆。

此篇為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作傳。其不見公以鄭陵之戰。魯獨後至之故。其後至則以待于壞隕之故。其待壞隕則以宣伯之故。此是逐層推到前。于是因待于壞隕。宣伯即以待勝誣魯侯。貨卻。卻亦即以待勝誣壞隕。新晉侯。此是逐層遞到後。末以一筆結之曰晉侯不見公與楚子圍宋篇同一筆法而彼

朽。王引過亦所。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以責子反。

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

敢不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

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二句。陪註明非獨魯後。無咎高衛侯出于衛公

出于壞隕。壞隕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壞戶怪反徐云懷。宣伯

通于穆姜。穆姜成。數語為後數篇提綱。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

以直肖此以曲肖各極其致也。

叙事簡鍊以委曲情多。遂至精。

九三寫壞隕以首句出于壞隕為主。下兩待于壞隕句前是寫所以後之故。後是寫所以不見公之故。以遞為對亦一頭兩腳格。

凡作四層辭令亦自婉轉有致。但理終有虧不得暢所欲言。讀去一似斷斷續續。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

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于壞隕申宮微備。申勅。宮備。

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兩截皆以宣伯為線索。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卻驪曰魯侯

待于壞隕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卻驪將新軍且為公族

大夫以主東諸侯之屬。承上轉下通說而用對句圓潔之極。與起筆法相準妙甚。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

侯。起筆法相準妙甚。晉侯不見公。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三國。國人曰十年。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三

申重公古也

續者然神理之妙正在于此。憂猶未弭當指斐君之憂。註以國人從子臧為憂。下文又何必以亡公子為辭耶。一先君無乃有罪下暗藏。今君可幸無罪在內却不敢明言。故下文只用反語暗轉。一難一解只用兩有罪作反正開合詞。令最輕而提也。●有罪即頂上先君來。總是辭命借語。法。月峯

諸事若各為段落。則此文在皆失軍。截乃詳叙伐鄭無功。以見魯君臣蹉險而

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補正曰。謂君薨。天子

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

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

罪而見討。得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

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君唯不遺德刑。

遺失。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曹伯歸不以名告

傳。伯如字。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

行為下。執季孫請季孫起。本曹人請復。另作一節。與魯事不相附麗也。若通長。觀之。則當從戰之日。直至僑如奔齊為一篇。乃命情事實。章法亦首尾相應。耳。此皆後人誤分誤合。非左氏本意。

此段分三節。第一節為主。緊跟壞墮篇。來命公申守前。因此不見公。今又當因此執季孫矣。特為下篇伏筆。第二節。極寫聲伯之忠。亦為下篇請季孫伏筆。

第三節。詳寫諸侯怯敵。晉師失援。以見不敢過鄭之不足為魯罪。而宣伯之讓之不可信也。總是寫魯不是寫諸侯。

御案。負芻集註。法所宜討。而天王不誅。此春秋所訖也。若余氏尤為標變。由

三篇

初復欲使公。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

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于鄭郊。師

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食使者。使者豹。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炎陽

宛陵縣。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瑩。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

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

穎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前只渾言諸侯此處方點出。將主與軍相失。宋衛

晉於當日情事亦合。朱批

此節只完請曹伯及子臧讓國事。本不涉魯。然負芻有罪而尚歸季孫何罪而猶執社稷公子社稷之臣。遥遥相映。合數篇串寫。章脈自爾流通也。

僑如知卻子與亦范勢不兩立。故以此言中之。月峯

此篇分三節讀。第一節宣伯告晉執季孫。第二節聲伯使晉請季孫。第三節范文謂欒武救季孫。各有一首絕妙辭令。宣伯之言曲而險。聲伯之言婉而擊。文子之言直而切。妙在兩人本為季孫却都以孟孫伴說。文子亦單為季孫却即以聲伯伴說。章法最勻。首段執季孫先文後事中。段請季孫則先事後文。末段

赦季孫又先文後事。便令前兩節合看。事與事接連。後兩節合看。文與文接連。後人段落安頓。點次順逆。總不出此章法。又極變平寫文字。其結構精緻。乃爾

宣伯語凡兩層。先言季孫之謀。後勸晉人之殺。却有許多曲折。既以欒范動其所忌。又以多門刺其所諱。既以不從多門中以欲殺之實。又以寧事齊楚。寧以可殺之名。殺則不貳。不殺則必叛。語語刻骨。蓋以浸潤而兼膚受者。那得不入其元中。文勢亦勁。月峯

三節又重中節。中節又分兩段。前段着兩魯國兩寡君。句句為季孫却是句句為魯。後段着兩請字。句句說自己。仍是句句為季孫。兩層仍一線也。

某某亦變後也。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他鎮公。子句。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十三年已致其邑。故此曰盡致。

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言其忌卻。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濟事只得注。力此兩人。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特而留守公宮。

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上。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原上縣東。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甚于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

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

左經
前親于公室。猶文之以公義。後為子請。邑直。餌之以私恩。蓋被聲伯將橋如之情。一口喝破故也。小人肺肝如見。三若字。一反一正。又一反。凡四層轉折。後又着二若字。連首尾共用六若字。相準為章法。

●語亦淨然不甚精隲。月峯
末節以季孫嬰齊並說。贊嬰齊亦仍是為季孫也。兩棄字相對。並不傷觸卻氏。却已隱隱刺着矣。妙筆。

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卻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究竟此兩人作主。宜伯之言。雖巧畢竟照顧不到。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姜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衣於既反。食舊如。信字。對上句。應作嗣音。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卻犇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不食皆先。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君而後身。

●孫復曰。沙隨之公。晉侯既不見公。今又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莒。魯一不出師。而晉再辱於魯。其惡可知。朱批

兩間字。以相映作章法。以倒換為筆法。
●上文宣伯通于穆姜。下文齊慶克通于聲孟。而此書齊聲孟子通僑如者。蓋以齊孟之多。且終致國亂矣乎。

平放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僑如為戒。而獨殺偃。偃與謀。名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名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

○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想高國比季孟更難措手耳。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于卿。僑如之佞。下間。間。則之。間。讀者或如字。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正義曰。單子諸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數數自稱其功。

郤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正義曰。此時樂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郤欒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

稱已之伐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掩上功。

位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補正。今

五子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已功。所以明怨咎。

○林為明年晉殺三郤傳

今而明之以死字作活字用最佳

斷語。兩層用順承釋書兩意。用相承無不變者。

今而明之以死字作活字用最佳

經丁亥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林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秋公

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

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晉侯使荀瑩來乞師無傳。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猶鄭未服。

故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

未服故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

●公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殺祭夏之始。可以乘春。以秋之末乘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胡氏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鄭侵晉。衛救晉。楚伐鄭。諸侯伐鄭。紛紛擾擾。無端接却。范文子祝宗祈死一段。文字分明。外未寧而內憂已將作也。將反自鄆。陵四字。留于後。厲公反自鄆。陵對看。則此文之意得矣。讀此節。而前篇之旨愈明。

卒于狸脹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狸脹。關。○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五同盟。獲俱縛居碧。二反。林定公卒。宜公輕立。○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犛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虛起居反。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救。以侵告高氏。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于楚。在陽翟縣西南。

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又伐鄭。

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戲許。

宜反。○晉范文子反自鄆陵前年鄆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

尚寐無訛。詩人所以詠鬼。爰也。克敵為疾。速死為福。前後相對。成章。中以難將作矣。承上起下。轉極尤佳。

以辟為晉可逞。以死為范之福。奇談而有至理。

奇甚。月事。

返自鄆陵之下。恐有病字。文子知病之不起。且欲使諸大夫深戒。思故作此太甚語矣。以疾不已為幸。當今之時。不願生之意也。然按國語全同于此。

此二節連上讀。所以終諸侯伐鄭之事也。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宣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

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祝之又反。

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

正義曰。何休膏肓以為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為因禱自裁。

好盡言于亂國。國武子所以見殺于齊也。其實鮑幸始作之孽。故與恨最毒。受別最蚤。夫子責其智不。如莫有以夫。亦有舊法。月半。

●不知所只見其有病。此是筆妙。然其要亦只在鍊淨。月半。

最恨此人眼明口快。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

特寫秘密。見不必引。繩批。根也。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肩。閔巷門。正義釋官云。宮中衛謂之壹。衛門謂之閔。鮑

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名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慚臥于家。夫人所以怪之。故久不出。所以激怒夫人。而告夫人。

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

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打。州。驚。莊。矣。鬼索備姦人。索所百反。

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角。填。公子。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

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象。文子。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

吉。卜立家宰。家訛作。橫。插。此。句。見。讓。之。難。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

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

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

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

衛其足。知。而。無。知。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

此段乃插叙法。不重句須之讓。而重鮑國之賢。亦不重鮑國之賢。而重鮑牽之不知。以致發其身。而并移其後于弟也。結以夫子語。遙接前則鮑牽句而斷之法。與剛強組篇正同。

致其邑不受也。簡而轉折多。愈覺濃然。亦以事佳。月半。

同一篇其是于強組日不能是正責于此日猶能是反跌又前直說入此又此之物可得化舊為新法。

杜註傳戒數占夢按夢書云夢飲食者
旦哭泣夢哭泣者旦飲食夢喜則憂夢
悲則樂今食而泣泣而歌此所以三年
生而莫卒也然說終無稽唯是懼不敢
占理有當生占為無傷理有當死則天
道人車議益滿損自然之理豈曰戒數
占夢而已哉

前半連寫四瓊瑰字後半連寫三占字

皆于冷淡中取熱鬧法

莫卒之日却預註于前初夢之年則帶
註于後此等筆法作史者不可不知也
以惟見韻歌有風致月華

鄭師于汶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長楚救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

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瑰珠也食珠玉舍象泣而

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

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

不敢占也還自鄭王申至于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

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

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國佐亦能或謂不以殺畔自不至殺不
知慶克辟陽之寵齊侯且使之帥師今
既謫之于前復殺之于後不特無以為
聲孟地亦何以為齊侯地乎待命于清
猶以為緩云爾

辟陽侯審食其通官后漢晉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華

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變應多變

一層去三卻免書便應去羣大夫一層

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叙公一層
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并
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
此篇叙晉厲公後自鄭從反自鄆陵叙

三書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遂如盧師殺慶

克以穀叛疾克淫亂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

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

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于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

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土燬言胥童以胥克之

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宜八而嬖於厲公郤錡奪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七

入所以終士燮之言也。作三大段讀首段至季子欺余畫叙厲公聽變書而怨卻至以起平一行作提伏一篇之脈次段至皆尸諸朝畫叙殺三卻事以厲公將作難句作提爲一篇之主三段以甲劫變書轉到變書劫公結一篇之局通篇實主分明穿插變化細針密線之文

●軟語好月峯
此文實主最多就外變論夷長實而胥童主就羣大夫論書僂實而三卻主就三卻論又錡僂實而卻至主就怨卻論又胥童輩實而公與書主就劫公論僂實而書主而總之前以怨卻後即因殺卻忍君皆以樂書爲主而實則天益其疾自作難以致難作者全以厲公爲主也綜而計之殺卻是實執公是主

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擘與長魚矯爭田執而倍之倍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變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郟陵戰變書欲固壘卻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棧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郟陵戰晉囚公子棧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衛之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荷瑩佐下軍居守故言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音襄公會孫悼公君襄公少子捷不得立號爲桓叔楚王也正義世家云晉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公告變書書曰其有

前半由主入實後半由實入主恰好實在中間主在兩頭人多而不雜事多而不亂不精熟此文而漫講史法其不爲天吳紫鳳顛倒袒褐者幾希矣胥童總怨三卻又事已見前故用渾叙其餘則分叙又三卻錡僂輕而溫季重故分叙處前略後詳而胥童之怨倒點變書之怨先提無一筆無結構三句變于厲公自成一小片段亦所以歸重到厲公也前從後欲作領後以遂怨卻至作然季子欺余單說卻至公曰然兼說三卻許多頭緒歸併爲一實主紛紛自線索在手也卻至雖驟稱其伐較錡僂則又有蓬麻之分兩番特與另叙最史家字奪有權處●以見孫周作一微証月峯

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虛活得妙俞云此秦檜之三子獄也謂郟陵戰時楚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學貫試也卻至聘于周變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敘此正應後字作補筆亦爲公怨卻至還他實事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林田獵之禮尊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卻至射而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

前半先伏樂書。令後半有根。凡寫兩番機詐。便是羅織。一輩人小照。筆端直有鑄鼎象物之能。

俞寧世曰。閉門中立。與疾視君死而不討之失。固不容有所輕重于其間也。左氏于殺大夫。微發其義。而于弑君書法。詳叙之以待人自悟。後來史筆。從無見及此者。

●卻至驕尤。誠有取殺之道。然其信知勇之言亦自可信。揚升庵

●卻子之言。可謂不幸而受禍矣。而左氏必欲文致其罪甚哉。永子

●沸蒲木反。王或菴曰。詳寫卻至。前後映射。章法靈妙。朱批

三人中。獨寫長魚矯能為下人將忍若數語。作引亦所以自成片段也。

●直寫得如此委細。然却皆一一有關係。所以味長。月峯

●彭士望曰。數語有理。有情。有力。卻至之矣。於百百倍。朱批

●威字。注甚迂。

●注或曰。畏。宋板作威。灑參同。

●逃威二字。終解未快。月峯

●觀卻至與卻錡語。見生殺之權。操之自君。為臣者。但引罪自裁而已。待命一言。聞之。可為悲楚。鍾伯敬

公語顧上對語。即透下此段。從殺卻遁到叔公乃轉榘處。

雖死君必危。言已雖死。君亦為吾所危。林註。言雖無功而死。厲公亦必危亡。非。卻至

日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

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

其怨各。無與即。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

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

罪孰大焉。傳言卻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

攻卻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沸。

亦。僕。抽。戈。結。社。社。袞裳。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魋。訟。林。

于。郤。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

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

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意。欲。稟。矯。及。諸

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于。朝。胥。童。以。甲。劫。樂。書

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

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軌。軌。亦。御。姦。以。德。德。綏。御。軌。以。

此段不重寫長魚矯見幾正反映厲公始終以後自斃莫作閒文讀

●此段語却迂而不精

●無辱是辭命套語即若今所謂不勞

之意杜注恐非 月峯

●王或菴曰殺三卻者羣孽也劫吞偃以致吞偃之執者亦羣孽也故筆寫羣孽最精彩然著意在吞偃三人童之猛悍鳩之惡滑二如生而前禱一清後拖一匠分外

点綴自情 朱批

公使胥童為卿結過實一邊以下另提主作結也最是段落分明處 此句不結于尸諸朝後而插入于此蓋牽上搭下也

前點清沸懸匠麗氏為外變左右作補

此點士句韓厥又為群大夫作補無一浪筆

刑治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

林不施德于三郤而遽殺之不可謂御姦之德欒范偏君而不能討不可謂御軌之刑 德刑不

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 行去 公使辭于二子

辭謝書 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

無辱其復職位 胥童劫而執 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

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

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 匠麗氏 大夫家 欒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名士句士句辭 辭不 名韓厥韓厥辭曰

此厥之坐視厲公而不救也正應起手數句引古語直以牛比之好後者雖百世可知已

末二句正指欒書諸郤至之失使書不以私怨逢君惡則三郤不誅已亦不受甲劫之辱而君臣善始善終矣一語結通篇莫只指執公說乃見其章法之完密耳

●徐揚貢曰以君外二人作結 朱批

如許事不用鋪排只以一筆捲過分明寫其無知猖獗也字字為特異見伐寫生

此兩案合斷法四人見殺不同而書法則一傳于同處推其異即于異處見其

三補

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畜養也違去也

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 補正

晉語註曰違其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兵難卒存趙氏

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尸主也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敗於鄢陵舒 庸東夷國 道吳人圍巢

伐駕圍釐也 巢駕釐也楚四 邑 駕一音加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

子囊師襲舒庸滅之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以其劫 民不與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學

同總在對勘得力。一民一君只兩句、而必以順逆為法。引經作斷前文、挿不入則留于此處對結。此伸縮聘、搭之妙也。

●黃仲良曰。晉房嗣伯數十年之間。北地。西敗秦于馬隧。南破楚于鄢。威名震赫。遠過前代。而卒以驕侈失德。致殺身亂國之禍。此可為万世永戒矣。朱批

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

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

今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厲公弑悼公周立。

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也。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

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

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

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

此後出色寫悼公一起手。便爾神采奕奕。中間詞令不必言。看其首尾叙事有多少生動在。

●魏水叔曰。稱天一語。不特使立君者無權。而執君者亦有出路。其所自處。各偃如房公。經權無不天妙。朱批。生十四年矣。上無承下無接。憑空着此一筆。却令下文字字生色。古稱繪畫後

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使士匄

來乞師。音房。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

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朶。虛朶地闕。虛起居反。朶他丁反。丁未

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

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冀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

諸侯葬車七乘。正義周禮犬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如。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

素功若此何直未素之繪也妙絕
開口便推心置腹提出天字所以杜人
邀功歛望提出君命所以示入名分儼
然不從則安用君反詰之也其詞厲從
則神所福正訓之也其詞濫用我今日
否亦今日兩問以決之既不得游移亦
並非勉強皆推心置腹之談逐句讀之
字字咬嚼通身讀之句句精神而固出
自十四歲黃小之口也亦奇矣哉用
否二句上承不從下起從者亦中間轉
振語值于順逆法畧變耳
結將其兄相形應轉首句為十四歲三
字添毫也作者亦傾倒此君矣
●辛巳服虔本作辛未是盟之明日也
按勘
●漢文帝以代來頗有此風真千古志

何謂立君力以
用我之命者
自今日始外
傳今且空
有在之
注武宮之宮
按本作公

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
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
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
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
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館于伯子向氏
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曲沃
逐不臣者七人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
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師逃之說
以師逃為人
名

亦定確之法鍾伯敬鍾評甚妙然晉悼
當弒立之際其勢更難况以十四之年
則其識未定而能具此知深勇沈作用
殆天之所啓也孫執升
殺國佐明是夫人指使而經特以圖討
書作傳須有並行不悖之法今開手從
齊為落筆篇中凡兩寫齊侯兩寫使字
明以三罪解經却隱隱以內宮之朝夫
人之宮及二慶之用國氏之嗣舉其實
而傳之而讀者自得之筆墨之表此前
人手法最輕最活處否則未免露斧鑿
痕矣
●既殺國佐懼國氏為害乃以其所帥
師遁入于夫人之宮也以誌其懼之甚
耳

○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故甲申晦
下句姑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齊大夫內宮夫人宮正義士上官也官掌
刑政故使殺國佐蓋齊侯各人與語而殺之師逃于
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
會伐鄭之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
命而先歸專殺以穀叛故也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
及死故傳明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國弱來
言其三罪
奔弱勝王湫奔萊湫國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
皆慶事過論定此中原有分
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

此篇傳悼公復霸事。以命官用民為主。而用民又本于命官。故首段先叙用民。只以簡筆揭過。而另以詳筆排叙命官。結處重收命官。輕帶用民。運掉圓密。通篇凡作三段讀。首段總提。末段總結。中段實寫。都用鋪排法。而各各不同。製局極典。重有體裁。雅與事稱也。

命官先提後叙。用民先叙後求。用筆已別。而提命官後。又不接筆叙去。反先插叙用民事。順逆之變極矣。

國語視此更詳叙法略別。亦可互觀。月奉

數段用數個使字。作精采。波瀾洶湧。綉線燦爛。讀者竟其精神。不竟其重疊。此文法技巧處。余有丁

此篇當聲情。尤朴雅可喜。文定中。段又分兩半。卿大夫。大傅。司空。都。賦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

公不以嗣。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違責。施所

子居喪。當舍已所當責。四字分領。逮鰥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

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

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

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顛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荀家。荀會。欒廩。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

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為之法。辛將

右行。因以為氏。士弁糾。御戎。按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按正。主馬官。

為獻公司空也。兩使訓對。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

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其時之使。卿無

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命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

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絳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

為上軍尉。藉偃為之司馬。偃。藉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

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

插此二語。便竟不甚。月奉

在朝說。戎右至末。都貼在軍說。結處舉不失職。三句頂在朝師不廢。正二句頂在軍。此整齊處也。然為卿作頭乘馬御。作尾御右。以上官皆屬君。兩軍尉兩司馬。一候奄。官皆屬卿。中以卿無其御。作果畫段落。又牽上搭下。整中有變。實寫文字處處藏得。凌空結構在也。

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才甚高。只十四歲。說話便有操縱。縱歸晉。做得便別。當時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做得恁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為之一新。問儘勝。祖文香曰。儘勝。但祖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才。一般都做不得事。都是一做便成。

官字民字凡結兩遍層層排寫固非三
 遍之所能結耳民無謫言鬼裏首段
 法密而筆輕逸妙甚
 一戰而霸寫來是開創氣象所以復霸
 寫來是中興規模非此出色文章須寫
 不出此等出色人物也奇絕
 ●人君在位之初正四方拭目觀政之
 日悼公肇位而施為制度各當其可若
 此安得不伯揚升庵
 收掉更精神一篇文字鋪叙悼公用各
 當其才處詞調爛然全上
 ●復霸規模已定於此初立即逐不臣
 者七人此却於用人處得力使無此一
 番何以服人文甚勁樸而安頓井井未
 捺說有歸束不必皆初政蓋其復伯之
 畧全括於此孫執升

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
 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
 此句又是總束又是推廣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
 知禮卿傳等修訓等
 知其官無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
 非其人武武人為文則違方爵不踰德量德師不陵正旅不
 易務不能守其職矣
 偏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
 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
 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
 侯無主疆者即營霸業數無定限而何休以霸
 不過五不許悼公為霸鄉曲之學足以忿人
 ○公如晉朝嗣君也

此篇前叙伐宋之事後述宋患之辭成
 之而還下本接宋人患之一連說去却
 將解經隔斷作蜂腰體格蓋將以惡二
 字作承上起下之筆西鉏吾語句是
 惡字註脚也與克段篇局同而用意固
 以別矣
 書曰復入下不着斷語一似歇後者竟
 將泛論凡例移作本註又一解經變調
 也八歸復入復歸不從類叙而參錯
 言之仍自整齊故妙

●意甚新奇然却是實理文學亦防發
 月峯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
 朝邾城郟幽丘皆宋邑
 納宋魚石向為人鱗宋向帶魚府焉五
 以十五年出奔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其
 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
 依阻大國以兵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
 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
 而復其位曰復歸亦國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
 立之有位無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
 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珍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
 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
 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

左傳

●李本曰。杞知相繼來朝。蓋晉悼初立。尤厚於魯。故二君未修旧好。朱批

晉悼新政可觀。遺澤亦自寫得躍躍生動。

●李蔗曰。齊桓伯業。始于平宋亂。晉文伯業。始于狄宋圍。悼公伯業。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疆自宋始。朱批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晝不時也。非土功時。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變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

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十八年

晉文公亦以救宋始事。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故敗楚。遂成數世之伯。

○台一。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靡角宋地。音臺。

兩相對。必以倒字倒句為章法。左氏一定之法。亦千古一定之法也。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

宣叔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瑩。今

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彘直例反。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

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

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

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

事不一類。而必裁之使對。是整齊法。

●汪克寬曰。諸侯同心懼楚而謀救宋。故經存同盟。朱批

與前言道也。自相對。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異

書順也

春秋左傳卷十三終



左繡

周 簡王四年 景王
 鄭 成公十三年 僖公斃 頤 簡公嘉
 齊 靈公十年 莊公光 景公杵臼
 宋 平公四年
 晉 悼公 平公彪 晉穆子 宋南比 分崩
 衛 獻公五年 殤公 獻復 敗 襄公
 蔡 景公廿年 靈公般
 曹 成公六年 武公滕
 滕 見成公元年
 陳 成公廿七年 袁公溺
 杞 桓公十五年 孝公句 文公 姑
 薛 見僖公元年
 莒 魯比公 展與
 邾 宣公三年 悼公華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元年第十四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在位三十一年。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 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

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許

共王十八年 悼公買

小邾 穆公

楚 共王十九年 康王昭 郊放麋

秦 景公

吳 壽夢 諸樊 餘祭 夷昧

越 見隱公元年及昭公元年

●魚石據邑要君非禮晉侯始起即合

諸侯討之可謂急於為義矣楚取彭城

封宋叛臣其悖甚矣正封疆而還之宋

天子之事也 抄

次郟為晉倚插也不會師以駭武春秋

善之 抄

●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 胡氏

簡王崩赴告已及則宜以所聞先後而

奔喪今邾子術疾晉侯各修朝聘事於

王喪曾不與焉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

胡氏

宋彭城 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 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夏晉韓厥帥師伐

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杞人次于郟 鄭 地在

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郟以待晉 師 ○林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霸之難 ○秋

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無傳辛 西九月

十五日 ○林簡 王崩子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

聘 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瑩來聘 多者十月初 也王崩赴未

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 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 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 非

解一宋字連為四宋字妙筆五大夫亦

以宋目之傳所以依經辯理也文固以

類為章矣

不登叛人是主以理言為宋討是指其

事曰宋志是推其情三意寫成一串恰

以主句安在中間筆筆有法

宋地追書也 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 於 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登成也不與 其專邑叛君

故使彭城 謂之宋志 稱宋亦以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 還繫宋 成宋志

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 彭城降不書賤略之 瓠丘晉地河東東垣 帶

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 齊人不曾彭城 鱗朱向帶魚府 ○瓠侯吳戶故二反 敘亦見晉為宋討認真處

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光齊靈 公大子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人其郟 荀 不書非 敗其徒兵於洧上 徒兵步兵洧水出密 於是 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元帥

三書

宋火三傳

卷百襄公

七

汪克寬曰：鄭棄北方而攻荆蠻，助以臣以通其君，皆非也。晉悼既會五大夫，猶是伐鄭以討其從納魚石之罪，不勤諸侯，使厥以偏師伐之，合於義也。批

分承朝聘。總結禮字。小小處無一筆無法者。

● 却案：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為禮。杜氏叙之曰：王計未至也，公穀俱不發使，而

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鄭以

郕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郕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焦如字。

在竟。反。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厥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

宋，取犬丘。誰國鄆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鄭水河反，又子且反。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林襄公新立，故曰禮也。○冬，衛子

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

大國聘焉。大字小。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諸儒咸主杜氏，蓋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必以為訃告已及，恐無所救。朱批

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 庚寅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宋

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林襄公嫡母也。○六月庚

辰，鄭伯踰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踰，古困，胡村二反。林成

公卒，子僖公。○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齊如字。謚法執心

克莊曰：齊或音側，皆反。非。正義曰：葬而稱謚，禮之常也。晉申生、母齊姜、齊女姜氏，彼非謚也，故此須明

城虎牢晉侯也抄

前子然侵宋亦楚令也運上楚侵宋便不復註互見法惜墨如金

卽以靈斷靈重一字句法便濃又不費辭真輕馬之筆

斷有實有刺替莫妙于君子謂狼驕于是乎君子刺莫妙于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不着點墨色更鮮新

穆姜薨在後九年五月此篇先案後斷斷語却有兩層前據禮

叔孫豹如宋豹于此始自齊還爲卿冬仲孫蔑會晉荀

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偏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

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

靈公之爲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櫬櫬梓之屬以自爲櫬與頌

直責其逆後又引詩曲譏其不哲而引

詩又有兩層前順字猶只就齊姜立論後又轉出君字祖字非但使姜以婦而逆姑且使君順她而逆祖說進一步愈見季孫之不哲也未不更着論蓋意已具于中二語矣

前詩順頂逆字後詩倒頂姑字前詩之評在後後詩之評在前分明將兩詩分在兩頭而以評語安在中間作轉頓也與賦嘉樂篇同法

擇字見費苦心美字見非易得自爲見婦不養姑君不悉昇絕妙筆法字字伏一篇之案

姜氏指穆姜襄公之祖母也影季孫之罪在虧祖母也是爲不敬矣若於齊姜未見不敬之意全上

○冬仲孫蔑會晉荀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以彭城故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

靈公之爲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櫬櫬梓之屬以自爲櫬與頌

取字直德便宜

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

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

成公母齊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詒言順德之行詩大

知也詒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孫於是爲不哲矣言逆且姜氏

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詩曰爲酒爲醴烝昇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昇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

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名

此文為後子駟從楚同盟于戲教篇提綱直貫至三駕以後蓋又一轉關處也前請息肩後云官命從晉從楚都有二番識議子駟固一時狡黠之雄矣息肩集矢下字甚新讀鄭伯語使人感恩報德之恩藹然而興

蓋成公謂楚王為鄭受辱故自任之以報德耳陸貞山任字與息肩相應

結抱中間又顧起句謂簡而意足

萊子林萊姜姓故正義以為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特以其小國意陵蔑之故名使從諸姜婦後

耳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偏之為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

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

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己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

之言言盟誓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輪卒

于是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為政為正卿子國為司馬晉

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

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補正曰官命猶言公命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自是良策此事前

以偏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鄙之會吾子聞崔子

之言今不來矣文不見順筆帶出非補叙例也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鄆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

鄭謀鄭一筆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曰晉君而請齊會之欲

以觀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

請城虎牢不唯偏鄭兼可謀齊文從憂鄭說到憂齊從憂齊說到請齊從請齊分出得請不得請兩意往復却一筆仍收到請城虎牢上來總見不論得請不得請而城虎牢之策善之善者也通篇極贊獻子筆意圓活如珠走盤

王葆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朱批

說○到○不○得○請○便○敗○興○矣○看○他○疾○轉○合○請○城○虎○牢○應○起○善○字○一○贊○為○極○鬆○之○筆

左傳
未城則不唯鄭之可憂若城則豈惟寡君之類請意亦前後相應不獨五請字顧盼有情也。以二吾子領下兩吾子一寡君結上兩寡君用筆無一毫偏枯最行文審細處。

此節句句結應前篇孟獻之謀誠善知武之言亦實佳看他期期數言有許多擒縱在內宜其謀定而事無不成也。書法下不加斷語以註解在正文也與殺香童傳同。

●御案。鄭方堅于从楚孟獻子請城廂牢以逼之。所以扼鄭之吭使不得南向。擴楚服鄭實開天下大計。故不吞城鄭虎牢。況是時晉已取之不得仍係之於鄭也。胡責鄭不能守。恐非經旨。朱批。

鄭息。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瑩能用善謀。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

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鮑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

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

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

以致國討之文。

經 卯 辛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林楚始。○公如

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檇。晉侯出其國

外。○檇。勅居。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檇。○六月公會單

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

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林。雞澤地。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名會而自來。故言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

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

●楚不得志於北方。恐吳之乘隙而侵也。大臣相殘於內。晉兵交怨於外。楚之所以替。晉之所以伯也。抄。盟于長檇。晉侯之謙也。抄。

●諸侯大夫其奉命非私盟也。然大夫不得盟諸侯。盟王臣可乎。公會單子大夫及袁僑。盟不待褒貶而得失瞭然矣。抄。

此篇寫子重奔命結局。蓋欲報仇雪恥而反增其恨也。前案後斷以所獲不如所亡句為主。下即將以是答子重轉落帶議帶叙是亦以中間貫兩頭法。

獲廖取駕兩事可以連叙。偏以子重飲至夾寫在中間。不惟叙事變化亦令所獲不如所亡分外懊悶也。心疾之根正伏于此。左氏傳神之訣亦正在此。

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秋公至自

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茲。至于

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

今名橫山。去。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

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賈逵云。組甲。以

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侵吳。○子

以練為甲裏。甲者所服。皆與杜异。存參。楚甲在外。吳

克而歸。此乃別將。林註子重止于衡。吳人要而擊之

山。則歸在喪師之後矣。何飲至之有。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

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

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

人以是答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成心疾。

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

公稽首。○相儀也。稽。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

君懼矣。○稽首事天。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

仇讎。○仇讎。謂齊。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孟獻子能

分叙獲廖取駕後。又總宕兩句。低回婉惜。使入不堪。無此則所獲不如所亡句。無力寫心疾。亦不見神理矣。先寫克至。次寫飲至。一實一虛。伏所獲案。先寫獲廖。次寫取駕。一詳一略。伏所亡案。後以一筆總斷。章法極參差。極整齊。仲孫不能守周公之典。以尊其君。而稽首于大國。又不能以禮拒大國之求。而請屬鄫以供命。不逮于產遠矣。其平日之言。行時合于道。而謂之社稷之臣。則未也。○又。凡三寫稽首。筆意與楚丘玉寫下拜同。兩在字相映有情。見東表與仇讎近。而與天子遠。故望君如望天子也。此立言之意。可謂卑而不諂矣。

春秋左傳 卷四 襄公 七

禮不可過不可不及。知武子謂天子在則魯君不宜稽首晉侯矣。辭者是而稽者非也。張天如

鄭服吳好。所不盡協者齊耳。然一經說破。便不留餘地。文妙于籠絡也。以謀不協。難為不協。針鋒相對。使千載下猶嘆其詞命之工。

以不易不戒。陪不協。未可謂文筆專在此。亦未可謂文筆不在此也。

此篇前案後斷。作兩截讀。君子謂祁奚能舉善。一句提起。下分兩層。一虛一實。先引書結以祁奚之謂。次引詩結以祁奚有焉。兩應提句。而能舉善。獨于第二層一順一倒。連點兩遍。以應之。既變化又均勻也。叙是三項。下兩層亦都三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

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戒。寡

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

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

協。乃盟于郕外。與士句盟。郕水名。

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

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排說去合之便。通體成三疊。文法相題。立格自古已然。

稱解狐。獨註一句。以午赤不待註也。又問乃重上段。一問字代之。乃對上段。一嗣字。只此三句。針線細密極矣。兩也可與稱解狐亦用一順一倒之筆。

忽將善字合到祁奚身上。更進一層。贊美不盡。極有精彩文字。不語不比不偏。就心上說。得舉得位。得官。就事上說。唯其有之于心。故其事似之于外。下一層。即申說上一層耳。

劉開侯曰。後世若蕭何之舉曹參。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曹瑋。皆儒行所謂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也。

孫執升曰。三事本皆美談。後世欲申傷人者。則託之舉仇。如盧杞之於顏魯公。

吳新勝楚故

赤職之。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君。其父君。

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正義曰。讎者相負。

挾怨之名。此當是奚負狐。非是舉之以解怨。故曰不為諂也。立其子不為比。舉其

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正義曰。祁奚為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屬。

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

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祁午得位。伯莖得官。

林官亦位耳。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正義曰。三事成者。成

其得舉得位得官也。服虔謂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狐未居職而死。何成事之有。能舉善也。

欲營私者則託之舉親如秦檜之於子
熺遂令人有善不可為之慨然卒不能
貽譏於首善之人惟平日有以信其君
亦必舉仇在前舉子在後祁奚之自處
蓋有苦心矣
前會蒲不至越六年而後會鍾離今雞
澤不至越二年而後會于戚一是見厲
公討曹而來一是見悼公和戎而至也
想壽夢于此亦大斟酌在

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
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也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
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告陳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
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伏叙
即自裁
也孔氏
說大拘
層張
畫松手
擢雙管
一時齊
下。一為
生枝一
為枯枝
圖畫志

此篇于叙事中步步着描寫之筆又開
後入無數法門其叙魏絳執法從軍本
只數語可了只因晉侯一怒便生出許
多波折故此文叙魏絳事却全注意晉
侯開手從晉侯之弟叙起便伏通篇之
脈晉侯之怒魏絳在此而禮絳者亦在
此篇中如讀其書既而出都着意描寫
而終以晉侯許魏絳能以刑佐民作結
蓋論事則以魏絳為重論文則以晉侯
為主作者筆端經緯如妙手畫松雙管
齊下也●使我為此司馬之官句解
羊舌赤不解之解不讚之讚絕妙辭令
若一語鈍置則通篇少神理矣
授書讀書另排場妙在插入絳將伏
劍士張止之二語便是一面授書一面
伏劍一而止之一面讀書緊接下文一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僕
也●正義曰以車亂行是
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
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
○刺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
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好做作將伏劍士
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
也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對起順莫敢違●此對亂行說林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君合諸侯臣敢不
死不敢有違側重

面讀畢。一面跪出。倉皇急遽。寫得一時情事。奕奕紙上。真寫生手。若移在讀書後。則不惟文章失勢。晉國君臣英氣勃勃處。俱描寫不出。嗚呼。評亦云。魏絳語語以揚于伴說。而語語歸罪于己。極善立言。所以動明主之聽也。公語亦先以揚于魏絳對說。而歸罪自己。語語對針。無一字落空。即以晉侯讚語作結。帶斷帶叙。照應首尾。章法渾成。片若讚于魏絳。又讚晉侯。便與通篇串叙格律。不令俞寧世曰。將伏劍辭得爽。跪而出。悟得快。言終絳至此處。間不容髮。書辭從公口中讀出。方不費筆墨。拙手逐節為之迂緩。而神氣亡矣。絳詞婉勁。公辭坦直。語語相對。筆墨已上。朱批。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能致訓。至於用鉞。斬揚干之。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致。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公跪而出。與讀其書。書寫作章法。日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奉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食音嗣。又如字。正義曰。禮。

孫執升曰。唐文王稱魏徵斌媚想悼公之於絳。亦當爾耶。妙在寡人之言親愛也。一語亦樸誠。亦大度。才是英主規模。有魏絳方能正亂行之法。有悼公方能容執法之臣。以斯知晉之君臣皆賢也。月峯。

食者若公食大夫。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士富為侯。禮。以大夫為賓也。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七年。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日誤。林成公卒。子哀公弱立。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

人奴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奴。柅姓。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姒也。赴同。耐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

三請 春秋左傳 襄公 十

襄母哀母定姒。文有誤也。抄

此段以陳為主。獻子語所以陪起下文。見晉猶知時。可以陳而無禮。予在大猶有各却。又暗映晉作回環之筆。蓋實既引主主不可不顧。實此法無古今一也。

● 師案陳迹于楚。楚窺北方。陳其門戶也。楚逞志于陳。以為廢韓諸侯之計。而與晉爭衡。晉與諸侯當努力以謀陳。而韓厥以父王事紂。為比威。統謂陳不服楚必亡。二大夫之言。何其陋也。此陳之所以終為楚有也。左氏志以陳為無禮。謬矣。朱批。
● 李廉曰。襄公之編。唇聘音者九。姓於此。朱批。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

繁陽。楚地在汝南。鮑陽縣南。○ 鮑音紂。一音童。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

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今我易之難。

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

乃止。軍禮不。陳人不聽命。不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

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谷。而況

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圍頓傳。

○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晉侯享之。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節夏。一

名過。四曰納夏。一名渠。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文王之三大雅之

首。文王大明。絲。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員音云。曰。子以君命

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

會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

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正義曰。牧是州長。伯是二伯。皆諸

此篇與甯武子相似。然彼處粧呆到底。此又舍大重細。倒置懸絕。一似使乖弄巧之尤者。遂令。樣意思變作兩般。局面。前半整。整三段。後忽化作五段。而第五段中。又自化出五句。串作章法。前整整兩不拜。一三拜。後却從三拜中。亦整整分出三個敢不拜。以配之。尤妙在鹿鳴四牡。本與下皇皇者華。為類。調法却與上三夏文王一般。排說章上搭下。極整之中。有極變之妙。左氏章法。真出奇無窮也。
兩番不拜。幾疑又是甯武舊套。不意忽然三拜。又出意料之外。故兩不拜。不問至三拜。而後問也。問意拜不拜。平而畧重。拜細故答者。亦于大畧。而于細之細者。特詳。

會其大而重拜其細中間一語恰作上下關候妙甚

此為無風起波之文 金

不拜又不拜三拜看去似故意示奇而實是好禮而行妙在條析中語語謙退

不尤不隨方是使臣之体 謝立夫 朱批

穆叔之拜庶鳴宜與齊武子不若港露彤弓合看晉之僭魯臣知之魯之僭衛臣知之而莫之能改也此春秋所以作與孫執升

得此一變上四段都不覺其平淡矣妙法 總提一句總束一句小段中又自成片段也

穆叔所以自處與所以處人處一 公禮使乎使乎 月峯

逐字分疏可謂細甚

王或庵曰失禮之愆已則弗狗是矣然晉之失難深責也故不拜答之略而三拜答之詳所以掩其惡而揚其美也于五美詳之又詳將失禮之愆洗滌淨盡所以頌其德而釋其愆也辭令固宜如此然非妙手孰能傳之

此寫季孫目無君母前為匠慶正論所責後為匠慶權術所制未引意作斷恰好上句結前一層下句結後一層又意簡而足也

三項以無襯為主杜註甚明

彭樂君曰讀君長誰受其咎句知呂夷簡於李宸妃祖此 朱批

左肅

春秋左傳

襄公

初季孫為已樹

不終君也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侯之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及與也文王長 之三皆稱文

王之德受命作周故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

諸侯會同以相樂 嘉 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

嘉 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晉君 林謝

晉君嘉已之意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詩

此所以一拜 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

故以此勞之 林謝晉君勞已之意此所以再拜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 皇皇者華君遣使

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

已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

諮度周爰諮詢言必于忠信 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

之人諮此四事 諏子須反 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

問善道 林此句乃總說詩中諮 咨親為詢 問親戚

字之意言訪問善道乃謂之咨 咨禮為度 問禮

咨事為諏 問政 咨難為謀 問患 臣獲

五善敢不重拜 五善謂諮詢度諏謀 林謝晉君教

咨人即得一善 故并咨為五

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襯不虞 襯親身棺季孫以

備議其喪制欲殯 匠慶謂季文子 匠慶魯

不過廟又不反哭 曰子為正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 不終君也

母是不終 君長誰受其咎 將責季孫

事君之道 襄公

初季孫為已樹

不終君也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其

慢

夏言隨意取些原是不成喪之意臣慶承其隨意之言將錯就錯取六櫃而用之亦原是終君之意直作不以道取語太實否

前從寡君說到官命後從執事之命說到寡君一往一復恰好相對中間却將鄆無賦于司馬夾入作承上轉下之筆後人有所謂中紐格者大都不出前人範圍也中間一筆前不承後不接然去此即又上下都不屬奇甚

兩願字亦兩路對說人好以散論古文我獨好以整論古文二者未知孰優然

欲初學細心法古姑從其整者

此篇以敘議夾寫之格運添寶階主之法前半極言伐戎之害後半極言和戎之利一反一正恰作首尾中幅忽將好田問歸在波以實揮主以至包實合之便是後人兩頭對法門左氏蓋無格不有也
單論和戎只未段足矣然殊苦寥寂添入中間一段諷諫遠引許多故事便增許多排場最是憑空設色極絢爛可觀文字

左傳

六櫃於蒲圃東門之外

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櫃欲自為櫃匠慶請木

季孫曰略

不以道取為略匠慶用蒲圃之櫃季孫不

御也傳言遂得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

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

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

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顯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鄆今琅琊鄆縣晉

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

君無失官命

晉官徵發之命鄆無賦于司馬

諸侯之賦為

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

闕不共也寡君

是以願借助焉

借鄆以自助晉侯許之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間伺間缺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林子爵也

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欲戎與晉和晉侯

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

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

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春秋左傳

襄公

古

孫執升曰一篇離離合合正正奇奇有意無意無情有情敘事議論妙絕今古

公之促問不必為怪訝而問

起敘語須着眼彼納及于我而講和則有五利後世乃我納幣于彼以請和利不五而害且十矣

伐戎先有五不可却用暗說散說與後明說整說相對而不犯複也

有窮后羿突說四字却又縮住使人乍聞而疑細聆而悟國策海大魚便是此種筆意洵為諷諫開山

不修民事是一篇立說之主德字亦一篇線索看他處處提撥

徐評從此生出后羿一段似鑿

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復訓

有窮國名后君也公曰后羿何如唐曰上怪其言不對曰昔

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

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

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

名鉏恃其射也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

棄武羅伯因熊髡龙圍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

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

后寒棄之按正義云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收采林註謂伯明之君惡其好讒寒

棄之而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

內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

以遊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樹立外內咸服信浞詐羿

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

子食羿子亨普彭反正義曰家衆羿之家人反羿從浞據孟子乃逢蒙也其子不恐

食諸死于窮門殺之于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

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

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

三書

澆說文引作敖論語作見敖與泉通

敖澆音相近惠補注

中間渾有窮一筆回顧提句有法

三書

春秋左傳

卷四襄公

十四

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處澆于過

壽縣東南有斟亭澆五弔反。矰許器反。處矰于戈。鄉戈在宋鄭之間。過古禾反。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燼才忍反。正以滅浞而

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矰于戈。后

少康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泥因羿室故不改有

承死于窮門而言。以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於虞人之箴。虞

掌田。虞箴九三易韻。曰芒芒禹迹書為九州。書分也。經啟九道。啟

引來以羿為主故將浞亦歸併有窮此寶主不雜法下引虞箴亦所以証后羿也非另起一頭有窮由是遂亡結有窮后羿句虞箴如是結虞人之箴句每段各自呼應各成片段之法。經界孟子注經亦界也。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注疏掌其經界經謂為之里數在土地之中立其里數謂井方一里。

邑方二里之等是也

人神當作人獸 沈彤按勘

九州。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之道。所歸故德不亂。林民有寢以安其生。在帝夷羿冒

于原獸。冒貪也。冒莫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

武不可重。重猶數也。正義曰杜讀為重累之重故為數也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

任。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家叶姑。獸臣司原

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

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若聚也易猶輕也。

前面突說至此方自註明文勢跳脫又中間說了許多閒話只一筆束住疾轉本題寬便極寬緊便極緊筆法如印沙畫泥也

首二利收應民事中二利收應起處新
 服勞師末一利收應好田并結獲戎失
 華總肯字字詳密無一閒刺范本文朱
 ●自魏絳倡和戎五利之說而從世因
 之與夷屬親不知夷欲無厭即歲輸金
 緡以奉之而侵凌猶自無已意以斯知
 戰守之法不可不備劉開庚

結三語收盡通篇末句結中段中句補
 筆應前不修民事句并結許多民字首
 句結兩頭完結主文結實章法完密筆
 力簡老絕佳

朝諱文字不墮惡道詞韻藉而法工緻
 也讀者於此知雅俗之辨則得之矣

正義釋言云苻再也孫炎云苻草生之再也服虔云
 苻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按此亦有
 聚土可買焉一也●按國語云與之貨而易其土
 林註土地所產可資商賈非是

鄙不聳民狎其野稽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
 耕曰農歛曰稽

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

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

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侵邾敗于狐貍

著其姓而諱其名却寫其服并寫其貌
 使人聞之宛然失笑不止也與于思之
 詭恰作一對而用意更巧用字更精因
 取狐貍遂描一狐裘以點染之因敗于
 邾遂連呼朱儒以點染之同字相朝同
 音相諱精巧絕人而一起一結中又以
 小子相陪連我君亦朝諱在內章法一
 絲不苟笑罵文章不謂奇雋至此雖
 嘲諷而其音殊哀其節殊促其辭殊怨
 毒細味之與于思情事固各別矣
 唐錫眉曰單呼臧字與詩惟暴之云
 單呼臧字筆意正同朱批

臧紇武仲也郕屬魯故救之狐貍邾地魯國番縣東
 南有目合亭○紇恨發反貍徒來勅才二反番木又
 作蕃應劭音皮●正義曰汝南陳子遊為魯相
 蕃之子也國人諱之遂為皮音因而不改也 國人
 逆喪者皆鬻魯于是乎始鬻鬻麻髮合結也遺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鬻而
 已○鬻側瓜反結音計本義作鬻●正義曰鬻麻髮
 合結謂麻與髮相半結之也此從鄭眾說馬融以
 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于額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
 敗我於狐貍臧紇時服狐裘●裘支韻音奇詩秦風
 錦衣狐裘叶梅幽風為公子裘叶狸此
 誦叶貍張天農師云貍音詒從台得以小子陪朱
 聲即書祗台之台也六句凡三易韻 我君小子朱儒
 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

書魯人諱之
○朱或作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父○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此魯大夫故○仲孫蔑

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

故曰會吳○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穆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鄆見

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林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

晉為主而吳來會即可盟何用諱乎
經傳言會盟異詞者不獨此也吳稱人取大順也抄

之見哀公至自會無傳○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

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林戍不書惟悼公之戍陳鄭也則書之○楚公子貞帥師

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一月公至自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遙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

之明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譏周室故告愬於盟主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

三桓之專命何遙之有彫

留註解在後便命上愬戎于晉處省得一筆

所謂社稷之臣。

不過平平叙去。而兩使字對說。兩諸侯字中間承接兩故字兩且字。一順一倒。仍自有線索在一絲不亂也。

●孔疏此吳人先在善道。與林父往彼會之也。十年會吳于相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下。

于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覲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鄆大子巫。

如晉。以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于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也。豹與巫俱受命于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

會雞澤。吳不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為之合。

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

咸會不殊吳者。來會于咸。故與諸國同序列也。朱批。

此一事兩斷法。稱國以殺罪。在王夫文。却注意在共王。故叙事解經。先以貪也。一筆抹過。即便轉落。謂共王于是不刑。由賓入主。緊捷可愛。

起于。一行叙得輕脫。隱隱有無信二字。在筆墨之表。妙矣。

以不刑句為主。責其殺人。以逞也。病根却在無信。故兩引詩書以証之。而評斷安在中間作轉振。此亦左氏慣用之法。

左傳

春秋左傳

襄公

二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秋大雩。早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早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責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早也。

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早。

○楚人討陳叛故也。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

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

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

小國。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于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

刑為失其節。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故言不刑。

● 尚古通炯。古迥切。火明自。或作耿。句會。

● 李廉曰。晉悼公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威。冬。會城。棟。救。陳。七年。會鄆。八年。邢。邲。九年。戲。十年。相。又。成。鄭。虎。牢。十一年。亳。城北。會。蕭。魚。批。朱。

可見字小之難。前云此諸魯大夫。今則仍還其為鄆大夫耳。

開口一語。活寫出茫然自失光景。下以楚討陳。陳近楚。兩意申說。未却轉一語。

日無之而後可。分明無計挽回。聊以解嘲耳。以自怨起。以自慰。極得不可奈何神致也。

六。櫛。而。在。當。何。以。處。之。我。越。犬。抵。曲。筆。居。多。所。謂。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泉。下。者。四。句。以。無。重。器。備。為。主。應。上。庀。器。為。備。也。後。無。私。積。只。以。一。無。字。渾。結。四。無。字。為。呼。應。而。已。

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局局。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局工迥孔。

顛二。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

于鄆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夏書曰。成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

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今大禹謨。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

後會。蓋不。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以盟告廟。

鄆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魯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于戚會。

○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而疾討陳。疾。陳近于。

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言晉力不能及陳。冬諸侯戍陳。備。子囊伐陳。十一月。

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

西南有。棣城。○季文子卒。大夫八斂。公在位。在阼階。宰庀家器為。

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

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

甲兵之物。襄公。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積子賜反。林觀其

恭儉于私家。可知其忠愛于公室。正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久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為相三君也。

經甲午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林桓公卒。子孝公何立。

○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

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

之。○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

●周禮秋官掌囚注。在項曰。桎不必于械也。

此篇是合傳體。兩兩相形。一是私仇。一是公惡。一則有初。鮮終。一則慎終如始。特以相反者相並作者。蓋有世教之憂也。華樂兩人。又以子蕩為重。看其平起側入處。有手法在三。相字雖是華弱自侮。到底樂樂占強。

●勝平聲。以為不勝任而逐之也。又門起三句以叙為議。簡括輕活。未俗損友面交凶終隕末。一筆寫盡。而神致如生。妙甚。射門致其忿。云亦當尋而見逐已。末句正與首三句相對。首句所謂小人如醴。甘以壞也。末句所謂恭而有禮。皆兄弟也。曰如初。可見不增不減。何至始相愛而終相仇乎。以子罕相形。華弱

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也。優調也。

子蕩怒。以弓桎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桎。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桎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言其懦弱。

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

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在見逐。子罕善

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按補正。傅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

乃一傳之主。

兩句一敘事一述言亦一順一逆也。

若趙盾之于賈季也。據此則正義以亦逐子蕩為子罕之言。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不逐子蕩。故子罕善之。如初者未確。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

李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正義曰。昭二年。晉宣子來聘。傳曰。告為政而來見也。大國正卿尚然。故知此見為

始代為政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於鄭也。事在二年。

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

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正義宣十五年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使高與城

等而攻。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之也。此年。

與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

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當是二人帥棠邑兵來解圍也。看下奔棠。不別言棠大夫可見。齊

齊

追叙變格。換出許多筆法。第一層用於字第二層用於字第三層用於字。而字于日月之下。由後迎前。從頭至尾。更多。少。年。做。多。少。事。却。只。用。三。虛。字。串。成。一。片。否則零星。不可收拾矣。用筆真有編珠織玉之巧也。

三筆前一筆是追叙。故用於字第二筆。是正叙。故用於字第三筆。是帶叙。故用於字。而前兩筆作提後一筆作煞。前偶後奇。章法于參差中極整齊。

齊

丁未入萊。萊已滅矣。因萊君奔棠。故必滅棠。遷郕。而後書滅萊。蓋國亡君死。日滅也。一路圍萊入萊。獻萊遷萊。極葛藤事。寫得極清晰。滅萊于起。手點出敘事。便只寫一滅之。不復再用重筆。此皆虛實伸縮變化之所在。

棠來。解圍故。

師大敗之。收。收。帶筆。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

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

萊于郟。遷萊子于郟國。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乙未。七年春。郟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郟不從。乃免

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遣假事。難而城之。

林。費。季氏邑。自城。費而季氏始強。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災。

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

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謀救陳。陳侯逃歸。不

鄭地。鄆。于軌反。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實為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于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鄆

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土其名于會上。○陳侯

逃歸。畏楚逃晉而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傳七年春。郟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郟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

分明。識其不能敬天勤民。然直說吾乃知有鬼神。便沒趣。文妙于隔一層作諷。

左編
刺也連寫四郊字亦疊疊如貫珠

第一個郊字作提中二郊字接連末一郊字作煞無筆無結構

●啓聲節名不當泛指一月
畊以事貴言非以為節氣之稱彫

多與是媚遺城費即所以善季用意甚曲而便也從季入遺從遺歸季敘事亦只用一順一倒法

杜註甚簡雋有筆

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唐云

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亦冷亦備

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

伯之愧乃祖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

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

●將立以為嗣也未及卿位彫

無忌讓位立弟兩儀都引許見意而以讓其可乎立之不亦可乎作終似是對說然請立起也即從讓其可乎拖起作一句讀故後以立之不亦可乎一句應之而以立字可字本倒換之筆兩層仍一串也起之可立不用實說只虛提一筆隨以田蘇作証即好仁之目亦不用實說只虛點一筆隨以引詩釋詩作斷筆筆收空玲瓏真運實于虛妙法

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癘疾穆子韓厥長子

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妄行正義穆子引之言其才不可妄居

官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

信其命言已有疾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

穆子名起無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

正直二字解得明晰有意味

孫執升曰交游之道通于事者猶可想見三代君臣之際非特讓讓為美也

此篇描寫辭合評辭色色精妙總以簡傳擅場

公登亦登亦無悛容兩句對看一伏衡字一伏委蛇字未以一句雙結兩層章法細密

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德所以恤民正直為正正已正曲為直曲參和為

仁德正直三者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為之師長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武之言而尋孫桓

子之盟盟在成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等正

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于階

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

穆子辭合極其安頓委蛇不說容當後只說容君未嘗後不說容太過只說容君未知所過說到本人只輕輕一點便住蓋惟恐其有神色也筆意與薛爭長篇正同

而君之而讀如如一說

委蛇是絕好字同一經洗刷便有許多破綻自替老詩後不謂又有此評駁也臣說詩而辭此願否

匡衡說詩解人顯

從順也來本足本也

從縱全縱橫之縱也

徐揚賈曰結句法似似孔精於釋

等也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敵體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林寡君未知

致有此不遜按過字對後字說公登亦登欲先拾一級而不可得也似較明吾子其少安

安徐孫子無辭亦無悛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為

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

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謂從者也

從順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

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特來批

呂大圭曰自是陳侯逃歸凡全同無陳矣朱批

此篇叙子駟使傅公却重叙傅公所以見弒之由以三不禮為作章法又寫三及字以配之皆唯恐文氣平散之故尤妙在前是追叙後是正叙中間將罕豐一廢一止作一停頓令文勢欽而復舒若將三不禮一直寫去成何結構耶來病君子所以為瘡今三不禮字其臣虐亦甚矣固當知其疾以名其死耳

來病君子所以為瘡見世說風惠篇
謂楚人不當其故置于下告陳侯語中見之亦詳略二之法

楚子囊圍陳會于鄒以救之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為天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

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及其

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再將兩入一將轉由子駟有魯襄三年子豐欲怒諸晉而廢之子罕

止之及將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

諫殺之及鄒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

侯傳言經所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

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正曰

楚人從之為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鄒之會曰楚人執

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

背君屬楚陳侯逃歸鄒會所以不書救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丙申夏葬鄭僖公無傳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季

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時公在晉

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公至自晉無傳莒人

往來二字相映亦小小顧盼處

諸侯比會于鄒楚已圍陳矣陳侯見諸侯之師遂逃不果又為二慶所迫不得已而逃歸不能自強以立國效匹夫之逃亦可愧矣抄

又是一開節
委跋臣下三家分晉之神悼實讓之陳氏

左傳

春秋左傳

襄公

五

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為下會邢丘起本。晉悼復修霸業。故朝而稟其多。

少。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辟罪也。加罪以戮之。看後十年盜殺子駟傳註熙。孫擊孫惡出奔衛。狐之子。係子。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鄭侵蔡。欲以求。

兩子駟接連。便將彼謀此兇。分在兩頭。作順領倒煞之筆。下一殺一奔。亦準此落筆。而句法短長不倫。讀去使人不覺極淡文字。都藏得匠巧在。

晉楚爭鄭。其來已久。自此事變尤多。以子駟子孔等。各出意見。築室聚謀。晉悼

楚共。又皆兩不相下。而此篇特寫一童子有料事之明。為下數篇作提綱也。子產一生事業。全在安頓兩大國得法。此處蚤見頭角。敵情國勢。只數語斷定。子國有此子。直當撞破烟樓矣。

前寫國人皆喜。後寫子國怒之。都是反觀法。愈見子產之不凡也。首句提起。中四句晉楚分。兩從字接連。後四句晉楚合。兩鄭字接連。用法圓密。

唐錫周曰。後半部左傳全賴此人生色。至此方見于書。莫叔度來何暮也。●庶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首句提起。中叙兩層。聽命字。會字。寫兩遍。一順一倒。總不出此法。兩層當以不書大夫為主。因獨書鄭伯。故提出另

三肅

媚于晉。子耳。子之。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

順眾。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

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前不點幼。字此處帶。出妙筆。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捷也。大夫

春秋左傳 卷四 襄公

叙而輕重詳略章法卽於是乎在

蘇軾與陳季常書在定日作松膠

賦今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著鞭

一躍當撞破烟樓也

其後晉楚文兵伐鄭皆如子產所言
月峯

此篇爲鄭從楚爲下晉伐鄭張本起手
一行立一篇之局討其侵蔡先伏後半
伯駢子員兩篇文字欲從楚領前半子
駢一篇文字欲待晉領子展一篇文字
而二者以從楚爲主故前兩段都以不
亦可乎對敘以不應兩提句中問單就

不書尊晉侯也

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
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郕田

莒旣滅郕魯使其西界
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林果如子駟子國
俞云提

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

待晉來救子孔
穆公子子矯子

游子子展

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

從楚側結卽帶起下半篇以收拾從楚
不待晉之局蓋前平後側以中紐格運

兩截對講之法者

羅疑羅字

前平後側妙在一使王子伯駢告晉句
句解說從楚一使行人子員對之却句

句詰責不待晉針鋒緊對仍與上截兩
兩相配章法勻稱發亮中自有整齊非

率爾所能夢見也

者爲能料事子產之言至是驗矣貪寸
功而忘緩急者可不鑒諸

上截是議論下截是詞令都是絕妙文
字上兩對在起句下兩對在起句總

一倒順法
唐錫周曰此篇叙鄭人從楚第二段謀
從楚也看他用結從楚三字第二段不
欲從楚也看他用完守以老楚五字第

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
不可待

作羅

多違

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

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

盟玉帛以講會

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

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

單句起

謂三年會雞澤五年
會戚又會城棣七年

襄公

三段決計從楚也看他用請從楚三字
第四段鄭告晉從楚也看他用受盟于
楚四字第五段晉責鄭從楚也看他用
即安于楚四字前後貫穿極草蛇灰線
之妙通篇作一綫單行讀此評脈綫
最清

●彭樂君曰親我鄙我二語峭鍊必不
葉鄭必將速歸而必字尤為老成確見
朱批

子駟引詩開口便掃待字至後半却又
連用待字蓋以不待為待也立說亦巧
矣

子展語又自分兩層對說上層先說楚
不可從却以晉伴說下層轉出晉之當
待却以楚伴說文意甚密
中間再引詩即前周詩之意複說一遍

會鄒八年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
四句對說以不可從楚為主
言失信得

親我無成 鄙我是欲 不可從也
晉親 句雙承 楚欲以鄭為鄙 邑而反欲與成 單句煞

不可從 不如待晉君方明 四軍無闕 八卿和睦必
言子駟 單句轉 鄭

不棄鄭 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 正義曰
八卿者據九年傳荀瑩將中軍士句佐之荀

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樂賢將下軍 楚師遠糧食將
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亦用對說以必

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 杖莫如信完
舍之子 唐云此段以 展各

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大
信字作晉 亦用雙承 單句收

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
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 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

以便專斷從楚也前三多字此一多字
極言用謀之非乃所以伏不使介行
李之根為下文晉人口實也似此用筆
真鬼神于文者矣

●鍾伯敬曰子展謂克守老楚伏信待
晉於理於勢俱為精當子駟之言暫救
楚禍不思晉難卒之晉楚皆失 朱批

告晉語句句稱功却句句卸過句句苦
惱却句句理怨極利之口極曲之筆

●詩控大邦注控持而告之也
●禮文王世子不翦其類也注翦滅其
胤嗣也

庭誰敢執其咎 言謀者多若有不
善無適受其咎 如匪行邁謀是用

不得于道 匪彼也行邁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眾
者一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是也 鄭

請從楚駢也受其咎 駢子乃及楚平使王子伯
也亦 駢名

駢告于晉 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
伯駢鄭 大夫

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
索盡 同顧起手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
也 稱舉

何故稱兵于蔡 焚我郊係 馮陵我城
也 郭外曰郊 保守也

●修辭懇切。不如此。不足以動人。可謂得使人之休也。李光縉

●子嗣徒知一時以楚。可紓目前之急。而不知啓晉之怒。卒令晉楚俱失。誰執其咎耶。月峯

●一个石經宋本足利本秋文校勘
徐曰个字不。合上書之休當

一片苦衷。可爲情辭兼到者矣。不防一
大敗。關被晉拿住。便將許多巧話。一概
不理。只將敗闕處。劈頭駁詰。百喙莫辭。
無此快筆。亦對不過上面一篇妙文耳。
解鈴原是繫鈴人。作者胸有智珠。乃出
奇無窮至此。

俞寧世曰。駢偏而展。正然兩段議論。各
有精采。鄭曲而晉直。然兩段辭令。各有
風致。朱批

此篇竟是整對格。自公享賓出。以及賦
詩贈答。無不相准。而立上半多賦。角弓
句。下半恰好以知禮之贊對之。妙甚。

●標有梅。唯取汲汲及時之義矣。彤
●敢哉。謂不敢。蓋不受及時之意也。與
下文何時之有相應。彤

兩承命各就所賦。洗發武子妙于寬說。
暗說宣子妙于切說明說。一則妙于此。
方一則妙于引証。而都于所賦之詩。有
情有文。此種風流。誰與繼起。

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啟處。以相救也。暹

也。啓。跪也。○跪。其委反。○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告。引也。

●李巡曰。啓。小跪也。申。謹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

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

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

君有楚命。亦。回。顧。一筆。對。二。三。臣。對。無。所。控告。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便也。行

李行人也。介。古。賀。反。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

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伐。鄭。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一篇都從。春秋。告將用帥于

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

盛則有衰。衆上求之。宜及其時。宣子
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敢

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

姻無相。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

業復受彤。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

功于衛。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句也。

敢不承命一句。應上段起結兩句。此筆法之周到也。

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君子以為知禮。所謂知禮。正義曰。文九年。以彤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為知禮也。

經丁酉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夏季孫宿如晉。五月

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

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

月巳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一月巳亥。以長曆推之。十

此篇前叙後議。前寫人事。後論天道。然二師敬享之命。便從人事引到天道。士弱在道之對。仍從天道歸到人事。敘議回環章法一綫。

提一句起。以下分四段。第一段從火所末至說起。末以表火道應之。次以奔火所相對作章法。

●揭音葦。葦昇土器。揭唐石經作揭。正文曰字从手。此臆說也。惠補注。

二月無巳亥。經誤戲。鄭地。戲許宜反。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

災。素戒為備火之政。正義曰。宋以右師為政卿。今以司城為政者。宋華元有大功。故使元子闓繼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任之。齊管夷吾。魯叔孫婁。皆位卑而執國柄也。或云。但為救火之政。看後鄭人討賊。宋人獻玉。扶築臺之誦。削向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戍之賞。非政卿之任。而何。司里。里宰。正義曰。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救火也。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大屋。大屋難徹。陳舂揭具。綆在。春。實籠。揭。土。舉。綆。汲。索。生。汲。器。春音本。就塗之。

揭九錄反。綆古。備水器。盆。鑿。之。屬。鑿戶。暫反。量。杏反。舉音預。鄭云。鑿如甄。大口以盛水。

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大度也

繕治也。行度守備。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趨。標之處恐因災有亂。表之。標必逆反。使率

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

臨時調役。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令隧正納郊保

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使率閱討

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使率閱討

右官官庀其司亦率元子。代元為右師。討。向戍討左

亦如之向戍。左師。使樂造庀刑器亦如之樂造。司寇。刑器

刑書必載于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

而仲尼譏之。此言刑器不必在鼎。或書之于版。號為

第二段討左討右對說。又帶一亦如之。與上相對作章法。此三項承遞作兩對。對法整而變。乃牽上搭下。慣用家數也。

●府庫守藏也。劉焯

第三段以左武守右府守承接作對。做官亦附府類叙。與上段章法相配。

末段享祀類叙。作章法。總而言之。第一段單為救火設備。第二段三則另備非常。第四段又單為救火而設。起處先盡政事後乃求之鬼神也。恰與開天道相承接。章法一絲不亂。

左編

左編

左編

左編

左編

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

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府守率也。府

六官之典。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

典。六曰事典。蓋其事載

之于書。故使具官守。令司官巷伯做官司官。奄臣

皆掌官。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

內之事。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卿。即以卿為

之長。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也。但其職掌當

天子之鄉。大夫。享祀也。正義曰

祝宗。宗人。墾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

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

大夫。祭于四壝。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

宗。宗人。墾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

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

大夫。祭于四壝。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

宗。宗人。墾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

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

大夫。祭于四壝。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

宗。宗人。墾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

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

此等見左氏精博。概以浮夸少之。何哉。

馮祀盤庚皆非禮。正義曰。此祭非鄉正所為。文承二師命。下當亦二師命之。不言令者。省文也。晉

侯問于士弱。羽士渥濁之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

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

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

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

禁放火。味竹又丁。遘二反。出如字。徐尺遂反。內如字。徐音納。陶唐氏之火正闕伯

居商上。陶唐堯有天下。號闕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闕伯於商上。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

商丘在。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

宋地。

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商人闕其禍敗之

數。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闕猶數也。商人

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補正曰。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伐闕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

其占。故先知火災。日。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

猶言日者。謂近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無象不可知也。林在其君行道與否耳。國無道則

禍亂生。無一定之象。或多難以興。其邦。或無難以喪其邦。不可必知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穆姜薨于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衛如。欲廢成。始

通篇彙星敘述。皆就事行。就事言事。未句結出道理。知救災備災。當盡人事。不當求之天道也。從可知說到不可知。作結乃翻進一步。法以一句之虛翻盡。一篇之實也。得其筆意。有轉無竭矣。

俞寧世曰。左氏敘火政三則。獨此最為詳核。蓋因預為之防故也。未結所以得預之故。理極精微。

註云。傳謂穆姜辯而不德。今德不足論。其辭固可備玩占之一說也。有德則合。無德則否。一反一正。平實中。前以然故。不可誣也。一句為頓。折後以有四德者。

隨而无咎。一句為頓折。自是理明詞達之文。

●艮之初爻則變。第二爻則不變。是以一之二也。从八之八也。

姜曰。占是。又門。

起處一句正叙。一句原叙。却用一申文。法較以初字作另提筆者小別。

●今占法五爻變者。視之卦不變爻。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正符穆姜事。史蓋諱之而獻諛。句解。

凡占易。老變而少不變。故陽爻用九。不用七。陰爻用六。不用八。就其變者而占之。然五爻皆變。反占不變之爻。故艮獨六二不變。則用八也。其不變之爻。不先說明。留于下。史斷點出。乃左氏不直重。註故虛實。見耳。林氏將一爻不變。預

往而益之。遇艮之八。三三。艮下艮上。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

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正義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九為老陽。六為老陰。老變而少不變。周易以變為占。故言九六。二易以不變為占。則占七八之爻。此筮遇艮之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

史曰。是謂長之隨。三三。震下兌上。隨。史疑占易也。易占變爻。得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隨卦而論之。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占遇一爻變。義

異則論。家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元體之長也。亨嘉之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媵。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辨而不德。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極言。晉不可敵。前虛提。後實結。中分兩層。上層說君明臣忠。下層說上讓

註之八之下。試問艮初四五爻變。爻獨非八耶。何必隨也。艮初爻用八。為澤水困。四爻用八。為水澤節。五爻用八。為雷澤歸妹。

艮之隨。當占艮六二爻。其辭云。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故諱之。而改占隨之六二。其辭則又曰。係小子。失丈夫。偏合着僑如情事。因更諱而以隨家為說。姜亦知之。而暗以爻辭家也。說本補正。

●元有元首之義。故曰。體之長也。亨通燕享之享。故曰。嘉之會。彫。

子囊極言。晉不可敵。前虛提。後實結。中分兩層。上層說君明臣忠。下層說上讓

三補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極言。晉不可敵。前虛提。後實結。中分兩層。上層說君明臣忠。下層說上讓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楚

下。雖然下層即從上層讓善抽出另講其意原包于擇能而使中兩截仍一串也。看其前用整齊後用參差變換處寫得精神勃勃。令讀者為之鼓舞不從妙極。

上層雖君臣排說。然以君為主。故獨用重筆。下層以老起。以功結。中以兩少對小小自成章法。可以得其鍊格之法矣。

唐錫周曰。寫晉八卿和睦。妙在韓厥老矣四字。蓋無此便只是七個人讓也。殊

吾不能爭。晉弗能報。前議後叙。恰作首

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

能。雅。舉不失選。對句。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其卿讓。苦田反。選息戀反。宜也。

於善。讓勝。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命。其

庶人力於農穡。種日農。商工皂隸。不知遷業。不雜。韓

厥老矣。知盤稟焉以為政。代將。范匄少于中行。偃而

上之使佐中軍。使句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

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魴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

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

尾照應章法隨手便是化之至也。

通篇極稱晉不可敵。乃秦伐而不能報。一何矛盾輕輕下一晉飢二字。而楚之不能與爭者自在矣。此種應法妙在筆墨之外。

此篇上叙伐鄭。下叙盟鄭。兩截遞說。而章法實相準而立。上截先叙諸侯從晉許多人。下截亦叙六卿從鄭伯許多人。作對次寫。合于諸侯許多計謀與載書趨進兩邊詞合作對。末寫獻子武子論許盟要盟得失。前分後合作對。蓋上下皆以知罃為主也。然只是過接文字。直至三駕莫爭。方有歸結。故兩截皆作不了語。氣讀後數篇。可以得情事之聯絡。

左傳

相讓勞。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職力競。更進。步。

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

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鄆。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鄭城門也。三。衛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滕

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杞人。邾人。從。

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甲戌。師于汜。

春秋左傳

襄公

三

矣。通篇作兩半讀。上半提筆曰諸侯伐鄭。便以諸侯為主。令于諸侯。諸侯之銳處。處提撥。末以諸侯不欲戰。作收煞。下半提筆曰鄭服也。便以鄭為主。開手鄭六。卿從鄭伯。直至末。連寫終必獲鄭。豈惟鄭何恃于鄭。作收煞。各有主腦。此片段之所以成也。上半乃許鄭成。下半乃盟而還。相承對結。裁配明整。分之為二。合之為一。益左法之大略耳。上着意諸侯。下着意鄭合之便。都以晉為主也。妙法。

唐錫周曰。只為同盟二字。羅列晉鄭諸侯。若下人紙上。嘈嘈雜雜。何等熱鬧。蓋寫得熱鬧。方命同盟二字。不落空也。其

實作者主意。是出色寫鄭子駟子展。兩人一唱一和。便命晉人十二分氣。徹十二分狙詐。弄得水消瓦解。占一毫便宜。不得苟假知盤。雖用盡心機。只得草草完局。結云乃盟而還。大有色喪神沮光景。後篇不得志三字。已躍躍欲動。又曰晉八卿。鄭六卿。兩兩相對。諸侯大夫與鄭大夫。門子又兩兩相對。妙在晉人一邊。但抽出一個元帥。一個上軍帥。其餘聲色不動。而讀者心頭眼底。偏若無數人磨拳擦掌。活見紙上。鄭人一邊。但抽出一個當國者。一個下卿。其餘聲色不動。而讀者心頭眼底。偏若無數人齟齬。怒目活見。紙上洵傳神絕技。

左氏叙將佐師番番變換。大概先叙主

眾軍還聚汜。合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餼乾。汜。鄭地。東汜。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肆。皆。肆。緩也。皆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鄭人恐乃。圍鄭。肆。緩也。皆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鄭人恐乃。行成。與。非。心。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吾三分四軍。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三來故。猶愈於戰。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以謀。不。日不能。

可以。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暴骨。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艾魚廢反。又五蓋反。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駟。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正義曰。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

此是荀。知。暗。地。商量。就者。寫晉人。賦。甚。之罰。公子。

兵。次叙某師從之。此獨倒轉整寫。四從字。蓋起句目以諸侯伐鄭而章法因之。固相題行文移步換形一定之法也。

一從字對四從字。六個對四個。大夫門子對六人字。鄭伯一個對晉八卿。叙法極變極勻妙絕。

陳南園曰。前不唯字。扎縛得妙。後不唯字。活動得妙。兩下對勘。只換中間數字。兩頭一字不換。遂成絕世妙文。

●左氏辭命類多。婉錯。此獨直而排。然却可想見當時急化中出語情態。句解

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一大國之間介猶大國間也

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不獲

飲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

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亦如荀偃曰收載書於策故欲改之公孫

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

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

●餘波瀾貼

末段照定三駕落筆于不得志中作一極得志之想收掉有精神

此節亦過接文字起得秀似有上文在得秀似有下文小小涉筆皆有作意率爾讀之則失矣前篇欲戰不得改盟又不得許多不憚意此處一筆提出兩句七字凡三寫門字亦奇

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俞云此服鄭之不

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

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

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依

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

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

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

只以兩虛字煞脚者此為權見

從問年說到冠具事極平平有有生趣妙在各加渲染便爾文情濃至光彩照入咀華評云文章之妙全在襯托看他前不過為十二年後不過為一冠字却用如許襯托如天半朱霞罪紅映碧何物盲老公撰出種種奇妙令我妬殺亦知言也

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

子展曰不可

傳言子展能守信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

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沙隨在成十六年

晉侯曰十二

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知是歲

星者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而一周故知是

歲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冠成人之禮故必冠而後

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

裸享之禮行之

裸謂灌鬯酒也

以金石之樂節之

磬為舉以先君之祧處之

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補正魏氏曰祧取廟外之對可字家無祧即抑禮樂

兆域為義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之不具也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

成公今衛獻公

之曾祖從假鐘磬焉禮也

林得冠禮之正正義曰不待至魯而假于衛者及

諸侯賓客未散故也悼公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裸享之禮歸魯乃祭耳

●昭元年其愛豐氏之祧豐氏僅大夫兩世未有遠祖也補正

●服虔曰不干衛之始祖以非已庶故也

生于沙隨之歲冠于成公之廟亦前後映照成章處

十二年去冠遠矣即曰十五生子猶待三年也而晉侯有命連逐國亦等不迭純以君國典禮為周旋世故之具作者隱隱有微辭焉

子孔子矯着眼在晉盟。只有晉命是聽。一路子駟子展着眼在吾盟。便有唯強可庇。兩路看他既曰豈敢背之。又曰背之可也。總是以背為主。可以背為不背。亦可以不背而背。從前言之。若說我背却原未嘗肯從後言之。若說我肯便背也不妨。兩層都用翻案法。開後人一。反一復機調。兩說窮旨端為極利之口極圓之筆也。

前盟本有疆禮兩意。今前一層只說得疆。後一層便暗指禮字。說見要盟便是無禮皆立言巧處。

結句又作一不了之局。總為三駕蓄勢也。同盟而又曰未定。固知惟疆是從之。故智猶在耳。

○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也。明神不獨要盟。獨潔也。林不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八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各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母。又作一不了之局。王未能定鄭而歸。

承上起下文字都無甚出色。此獨極寫晉悼勵精圖治一種奮發氣象。與敘晉文一戰而霸同一精神也。

四語文筆警鍊。與起結相配。前點民字。後點國字。中將國字民字互說。章法勻整之至。

悼公于紛爭之時而謀所以息民。其慮深遠。故不旋踵而伯。後之剝民以供軍餉者。敗亦不旋踵。可不鑒哉。美鳳阿末句。為本文作結。即為後文作提。妙甚。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補正傅氏曰。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所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與。師謂十年師。手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p>其言也... 其言也... 其言也...</p>	<p>其言也... 其言也... 其言也...</p>	<p>其言也... 其言也... 其言也...</p>	<p>其言也... 其言也... 其言也...</p>
<p>其言也... 其言也... 其言也...</p>	<p>其言也... 其言也... 其言也...</p>	<p>其言也... 其言也... 其言也...</p>	<p>其言也... 其言也... 其言也...</p>

春秋左傳卷十四 終

